

嘉業堂
叢書

三垣筆記

第一冊

三垣筆記

三番地記

三番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序

三垣筆記爲明大理寺丞五世族祖映碧公諱清著述之一映碧著書凡數十種中涉明季史事牽及朝局足爲後世炯戒者唯此與南渡錄二書南渡錄收入明史藝文志唯此書最晦以有建州建虜北朝可汗屬夷異類小酋等語乾隆四庫初開采進之始卽著禁燬之目未揭其故若以抽燬曝書亭集興化李先生壽詩例之

事見管世銘韞山堂詩集自注

宜在掎摭之列其獲免者天幸也映碧

歷官刑吏工三垣故以名書身仕崇禎宏光兩朝舉所聞見著此以得諸目見者爲本書其聞而知之者則爲附識三百年來此書多無足本如順德李氏錢唐汪氏

丁氏所臧率皆一律繆藝風先生昔官京師得自假鈔亦係兩卷本余之族人有臧六卷本者假觀有年曾以語藝風藝風大喜遂鈔一部以爲定本而藝風之跋是書盛詆映碧多爲其祖碧澥公迴護

碧澥公名思誠明禮部尙書

深

文周內無所不至夫碧澥公爲王家棟所誣陷魏闖因奏削其籍此見於明史紀事本末彰彰可考三朝要典之署名亦爲顧養謙等所脅故其後功賞不及至御史吳尙默等交章奏雪有詔起用事乃大白映碧官弘光時亦有爲祖頌寃之奏足與紀事本末相證若誣以頌璫則劾碧澥去者卽璫其不爲璫用明矣映碧此書絕無迴護碧澥之語噩立朝列不爲勢奪不爲利誘陽羨

爲其座師絕不附和同里姻親吳鹿友入相爲吳昌時所惑映碧殊不謂然直著其事而開國靖難與天啟慘死諸臣皆由映碧疏請予諡南渡荒朝此舉實快天下後世至國變後卒以屢薦不起稿隱以沒蓋吾宗觸然不滓之一老卽全謝山楊秋室熟於明季史事者亦未嘗於映碧稍有微辭世以信謝山秋室者信映碧則映碧可以無憾矣映碧之失在輕信夏彝仲之幸存錄與夫誤書張捷楊維垣之徇節又於鄭峯陽之獄短其僞孝皆人所不滿者餘則光明磊落無可訾議余謀刻是書有年以當不諱之世可以出胥井鐵匣之史重見天日因商之翰怡京卿成斯美舉京卿慨允要余爲序記

其緣起乃以狂僭論列如右書前列銜有中書科中書
舍人臣王挺恭閱一行以無所發明則汰去之書中如
由作繇檢作簡校作較洛作雜常作嘗皆避明諱又原
書闌外標舉各人科第履貫不知何人所記鈔者列入夾注幾
若映碧自爲今已刻成不可剗改附記於此庶可識別
余以映碧族裔爲首山庚癸之呼遽承京卿一諾我李
氏子孫宜家戶頌禱大京卿之功德且慰映碧於地下
知人論世與籲天辨誣天地鬼神固當默相之也癸亥
冬五世族孫詳頓首拜撰

自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予以司李內召入京其明年
戊寅蒙 毅宗烈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予
以大司寇不職屢牘規之爲所噬遷外未及任丁內艱
會司寇以罪廢 上念予言壬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
未春閒關淮濟入京轉本垣右已轉工垣左其秋奉命
冊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轍值北變隨復命金
陵晉掌工垣斯則所云三垣也曰筆記者何也蓋自丁
戊訖甲乙凡九年舉予所聞見以筆之書非予所聞見
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悉錄
也蓋內之記註邸鈔多疑多諱外之傳記誌狀多諛多

誤故欲借予所聞見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真則又予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以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先舉予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其慎焉而總以數言括之則於己恩固不敢飾瑜卽於己怨亦不敢益癡惟存其公且平者云爾予初讀蔡孝來尙論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予不盡是其言其言之非間有之間有非則偏繼讀吳純所吾徵錄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予不盡非其言其言之是間有之間有是則愈偏獨夏彝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則以存公又存平斯貴乎存耳若予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事殊而惟無偏無黨以立言則不殊苟彝仲見此無乃

首領是記亦如予首領是錄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爲
幸也

三垣筆記上

嘉業堂叢書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上於崇禎戊寅四月忽一日御門召諸推知入對一無
問難惟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冗碎不可了 上必
云減省些或誤稱臣爲知縣或誤稱 上爲老大人旋
覺誤倉皇稱老皇上者 上微笑問畢人給一卷試題
親灑宸翰貼於壁惟判題不同蓋亦倣唐人身言書判
故事也

上召對推知於姓名單上分別圈點及卷入復留中六
七日時位置已定矣一日忽發送閣閱時薛輔國觀

萬麻

己未韓城人

孔輔貞運

萬厯己未句容人諡文忠

等謂聽其爲政遂置私

人於前列而抑其不悅者居後數日旨下皆

上親定

閣擬並不允相顧失色

子爲甯波司李與同鄉慈谿令汪偉

崇禎戊辰江寧人國朝順治九年

改諡文毅

相善卽後殉闖文烈公也偉先以入覲留部候考

選予時以署篆錢糧被部參罰不敢離任偉跨瘦馬行

烈日中爲予營解始得開復迨入都或語予曰汪舊屬

應遜若居先予曰彼位置久定且盡心於我奈何以負

心報後偉得簡討予得給諫皆上特擢予笑曰若從

人言相見汗顏矣

御擢諸詞林皆彬彬文士惟江西曾翰林就義

天啟乙丑寧都

人卷云各縣令拆封多私火耗宜用司李監收又浙江

虞翰林國鎮

崇禎戊辰義烏人

卷云宜罷諸廩生糧銀用充兵

餉又廣東李翰林士瀄

崇禎戊辰程鄉人

年耄矣時田冢宰惟

嘉

萬厯丙辰饒陽人

議將推知不應登臺省者先轉部曹諸人

欲疏辨而憚以爲首獲譴遂不告士瀄首其名士瀄懼

且怒大闕上以爲首者必知名士也士瀄遂得翰林

餘四人皆授御史四人者任公濬

崇禎辛未益都人

王公章

崇禎

戊辰武進人殉闕難諡忠烈

國朝順治九年改諡節愍

涂公必泓

崇禎辛未南昌人子叔

嗣京

崇禎戊辰興化人也

上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策十八卷發部議

行予卷亦在內時諸御史以例往朝房謁閣臣孔輔貞

運獨曰 上所發十八卷其說皆難行首卷更難行隨

言屯鹽亦難行郭侍御景昌

崇禎戊辰洛陽人

曰王道無近功

安邊永遠之法莫過屯鹽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鹽且難行則北敵可聽其犯順而終不掃乎流寇可任其縱橫而終不翦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能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棄此全在執政擇人用之貞運拂然無以對景昌遂具疏糾其糊塗闕宄有揆席豈養濟院爲彼伴食素飧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去

朝議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怨聲沸京城呼崇禎爲重征猶海剛峯

名瑞諡忠介瓊山舉人

疏內呼嘉靖

爲家淨謂國家俱淨也

子初入刑垣鄭司寇三俊

萬麻戊戌建德人

獲譴歸子就寓謁

問刑部何事最寃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不過云秋後處決爾子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皆從東廠緝獲者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擇無贓無證情可矜疑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網也相與歎息久之三俊有清正名下獄時風埃暴起翳日無光行路莫不吁嗟

田冢宰惟嘉以考選不公爲楊翰林士聰

崇禎辛未濟甯人

所

糾傳聞惟嘉素通內故先得稿以辨疏進後復爲士聰所糾責以參疏未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同奏茫無以

應執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夤夜運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誚

予初入刑垣聞東廠盜最寃每廠役獲盜必加以五毒擇肥而攀俟罄擄旣飽然後呈廠廠上疏皆厯厯有詞不四日便下部擬不十餘日便依樣招奏又不四日便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誣我爲盜一日予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慘然曰不敢予曰何也對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廠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時干和招災莫此爲甚

上寄耳目於錦衣衛稱爲心膂大臣托採外事以聞吳

金吾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東廠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二十四兩求胡編修守恆崇禎戊辰舒城人撰文時尙未受亦索千金方已一時士大夫皆重足而立

刑部諸招屢奉內旨嚴駁劉司寇之鳳萬曆丙辰中牟人懼司

官呈稿概蓄縮不發司官間往叩署亦不見吳刑部希

哲崇禎辛未涇安人進按季摘參本蓋故套也發改票數四時

上意欲處之鳳方輔逢年天啟壬戌遂安人不寤遂詰責去國

遂年嘗醉誤以擬票直書本上具揭請罪 上雖暫宥

心不善也

東林諸公素矜節義以劾宦官爲名高後馮給諫元颺

天啟壬戌

孫給諫晉

天啟乙丑桐城人

等倡爲法門廣大說於

是吳儀曹昌時

崇禎甲戌吳江人

始與東廠比一切行賄受賄

間被緝獲必托昌時以數千金往方免昌時亦揚揚居

功不以爲愧予親於徐給諫耀

崇禎戊辰泰州人

家見之

新建伯王文成守仁

宏治己未餘姚人

卒子正億嗣正億有二

子嫡承勳庶承恩及卒承勳嗣承勳嫡妻無出惟妾沙

氏有三子長先進次先進季先進道先進以早殤無後先

進生一子業昌先進生二子業弘業盛先進子業昌殤

請於弟先進欲繼其長子業弘以待襲爵時先進妻章

氏悍與伯嫂不相睦厲聲曰何繼爲阿伯無子襲爵應

自我夫耳繇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怒且自傷改立今王

司馬業浩

萬麻癸丑
山陰人

親弟業洵爲嗣業洵者守仁父華

成化辛丑狀
元餘姚人

後也於是承勳室宇貲財並承襲祭田數

百頃皆爲業洵所有已業浩爲業洵謀謂己非文成後
例不應襲襲者終先達耳襲爵必索產遂羣謗先達爲
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先通者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
則感出意外自有產不問耳由是先達與先通爭襲數
十年不決及奉旨下撫按勘乃予司李甯波時也同紹
李鄭瑜崇禎辛未
番禺人與台李張化原會審時先達亡惟子
業弘與先通對質予問曰何以前後兩子皆眞而中子
獨贗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眞而有後之中子獨贗且

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預知兩子一孫之或絕或
殤而中抱一乞養先通無以應不過曰承勳曾具疏萬
厯時指先達爲贖今留中耳予曰留中疏有據乎先通
曰禁地深嚴一字不漏徧簡自見予曰若簡而有則業
弘父贖爵合歸爾若簡而無則汝言誕爵合歸業弘於
是先通業弘皆叩首承服然實無從簡也訊畢化原舉
首指天謂先通之承服天道乎瑜亦歎曰業弘實不贖
但柰予鄉公祖何鄭廣東人時業浩方總督鄭鄉故云
及予入刑垣事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議業弘不知
托葉姓者至寓求予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歲俸爲
壽予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

稿耳遲一月方上旋奉旨速覈時簡承勳留中疏不得
然諸公侯皆爲賄動遂羣倡去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
業弘持疏入禁地舉刀抹頸且云以留中一疏有無定
兩家眞贋有原問官刑科李清可問疏聞下獄擬罪竟
不問予也先通襲爵僅四年京城破爲闖賊所殺業弘
反免

予入都後見此番考選最爲奔競時王侍御萬象

天啟乙丑

掖縣人以齊人掌河南道尤喜賄故予同鄉數人轉易如

流問其故皆以賄之增減爲升降耳一時爭高下者遂
至相毆而江右理學之藪亦以同籍兼至戚爭高下相
詈詈毆之聲闐於長安予入垣後有當路問予曰何以

江南風波乃爾而江北獨無予曰予江南兩同籍皆以第一第二位置非詞林卽科然必不肯舍詞林就科兩虎相鬪遂至俱敗予入都最晚前三人位置已定無計跨越安分而已彼居第二而不甘于居最末而忘言所以有今日之濫竽也因此悟功名退步處最爲得力

陳中書龍正

崇禎甲戌嘉善人

喜談理學屢疏條陳皆深當

上意最後西北墾荒一疏尤爲實務時持國計者皆以加派爲長策龍正旣疏陳其事復著議數千言大略謂金非財惟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則民生可安 上特下旨取龍正議

入覽爲設總理司道專董其事而墾屯迄無定指竟寢
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評博外用推知自部屬改授
之例出於是六部各司官視升郎中如錮地獄視管繁
差如坐縲縶惟日資緣科道爲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
出吏部閣筆不敢升若升一賢能往則大怨大謗隨之
惟闕冗乃行予嘗見襄陽知府缺以一昏醉司官王承
曾補之到任未久城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則間見明經竟絕迹矣
自一體考選之旨行於是乙榜明經無人不催科正餉
雜項無一不考成其實甲科初選半係腴壤間補瘠邑
不久輒調若乙榜明經大約瘠邑多於腴壤以錢糧難

完之地而人人思爲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
子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堦可歎

上初卽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
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於是松江方郡伯岳貢

天啟壬戌
穀城人

蘇州陳郡伯洪謐

崇禎辛未
晉江人

有住俸數十次

降至八十餘級者若推知考成錢糧只不過京邊遼餉
後又益以雜項時戶部堂司皆窮於磨對惟書手爲政
若得賄便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
也故一時謠言有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之誚

上屢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舉者猶知名士以數奇
困場屋者最後皆銅臭予入垣後有求予保舉者先議

以三千兩贈若包攬部考爲討美缺則再以一千兩贈
子愧且忿與解給諫學尹崇禎戊辰興化人立志不保然亦不
被譴也

朱別駕術珣遼王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管

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欽召親承召對之官一出門外

便被戶部尙書拿去買草又陳給諫啟新山東武舉冊封某

藩賜之帶中途失乃具疏云各役言此中多狐善竊人

物觀者傳笑

陳啟新以武舉爲吏科後轉刑科右時宋都諫攻天啟乙丑

萊陽人每入必與言醫藥卜筮事娓娓不倦啟新喜甚謂

都掌科親我予與同鄉但呼老掌科不呼老親翁渠亦

喜甚間以事他出托守科或代簽駕帖俱欣然不辭每俟子輩出輒呼諸書手與語云吾亦從此中來若爾等盡心奉公吾官卽汝官也蓋啟新先又爲書手故其言如此

邊報鈔傳有禁故自本兵兵垣外無知者第聞九門俱

閉劉輔字亮

萬厯己未
綿竹人

戎服乘馬閱內外城京兵內丁

持械而行路交錯各門列執斧執棍者各五十人然斧濶不二寸棍皆柳木殊不堪用每巷內輒有兵十人執械坐卧城門經數刻一啟時塵埃蔽天有小車驟驢載婦女老稚其面皆如土偶之落盡金漆者問之云聞北兵來故避入城薄晚見兵科鈔亦未言兵犯某地但見

京營提督疏請鹽菜行糧吏部請撥大臣及勛臣分守各門司禮監錦衣衛都察院吏科亦各請撥司禮監臣錦衣衛官御史給事分坐各門管理城守官催辦懸簾油燭或請令惠安伯催督煤入城則兵已入口矣

北兵南下 上召對羣臣兵科姚都諫思孝

崇禎戊辰江都人

面奏謂北兵雖南恐其分兵窺關宜命總監高起潛回守而以邊敵重任專委總督盧象昇

天啟壬戌諡忠烈

意亦微

矣 上疑象昇難獨任不允北兵以二十三日破墻子

嶺進據牛欄山初二日盧總督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

勝門外入覲 上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門

揚閣部嗣昌

萬曆庚戌武陵人

邀於直房諷以和象昇毅然曰

此來不能盡孝也須盡忠嗣昌知其諷也佛然象昇躍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格

盧督師象昇駐德勝門外兵甚多屢檄高總監起潛兵合擊不至上疏期以望夜襲敵李家橋迄旦不見捷音疑京兵頗有喪失司禮內監曹化淳駐城樓上有以首級來者輒賞元寶一錠令部辨驗兵部覈西虜之首面濶口短東人多係遼陽與中國無異無可驗駁繇是兵益殺良爲功有以濕草鞋擊去網巾痕蒸其首使漲大充敵首者賞雖費敵無損焉

盧督師象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規避去者上以地屢失責戰急劉輔宇亮楊閣部嗣昌均請

督師 上乃命字亮出削象昇職尋鑄其尚書秩以侍
郎總督象昇知忤嗣昌意必爲所陷亦急欲殺賊自贖
賈莊之役以卒六千迎敵勢不支虎總兵大威勸其暫
避圖再舉不可乃力戰死敗報至云象昇以紫衣雙刀
奮馬出後不知所在忌者乘之以爲偷生 上嚴詰死
狀後得其尸面中二鏃身有三創及山東顏撫軍繼祖
萬曆己未等以失機立決徐都諫耀願予歎曰若象昇
龍溪人不死必爲肆市之魁矣

楊司馬嗣昌父鶴

萬曆辛丑

爲三邊總督以失機逮緣嗣昌

現任關內監軍道薄戍鶴未幾復原秩 上之以大司
馬起嗣昌也生其父故以奪情責報耳嗣昌以奪情代

父報何辭但先不請纓後復入閣此其罪耳時黃翰林

道周

天啟壬戌
漳浦人

等皆以奪情罪嗣昌惟保舉監生沈壽

民疏云嗣昌以居喪起用業一年矣漢儒創金革無避
之說君子猶謂罪人令甲有墨衰從事之科或者施於
武弁乃若遭時孔棘寇迫門庭君父總屬大倫臣子勢
難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宋劉瑛之六詔不起
非所宜言周伯禽之哭以征戎恐在當效下可報其先
人上卽酬其殊遇詎有支吾旦夕安枕京畿於以鱣天
常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又云所尤痛者乞罷之疏屢聞
而反覆無慮十數冀這斧鉞之或加最擅欺者從軍之
請曾見而後先僅掇數言預杜肺肝之如見又第二疏

論嗣昌並及熊督文燦

萬厯丁未永寧人

撫張獻忠

陝西膚施人事

云據其籌兵則似罄中外之精良無當於用而惟借羣力於餘孽始克振暢天威據其告捷則似諸將士之俘斬未爲有無而一恃降寇爲先聲便已鋪張殊績又云古人之勦不失撫者代有之而要其施爲固有序也耿弇大破張步於臨淄僵尸相屬步始窘促負斧鑕於軍門任其傳詣行在罷眾十餘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於崤底東走宜陽崇始棄甲兵如山肉袒獻所得璽綬時但待以不死給田宅終其身古人先勦後撫成效章明誠以威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帖耳而爲文燦者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妄狃海上之前規僥倖於

再試爲嗣昌者夷然不顧養癰之可慮復將未蓋之父
愆仍襲爲便圖遵此術以往雖遠寬幾歲之限更累數
年之民卒恐盪賊無期而漫欲告成於旦暮不亦誕哉
張納言紹先萬厓丙辰
鉅鹿人懼嗣昌怒托言字逾格閣不上
壽民復約其語上聞辭不達意遂留中

趙職方光抃

天啟乙丑
德化人

時推邊材其出撫密雲總監內

臣鄧希詔失守封疆自有正罪乃縣得奸細梁四供云
希詔嘗受敵駝馬之贈實與敵通黃少參衷赤鞫以爲
信光抃列上之希詔爭辯下鎮撫司悉反原招以爲道
與縣鍛鍊乃逮光抃衷赤及密雲令王應元

崇禎甲戌
通州人

云

北兵方深入山永馮撫軍任

萬曆丁未慈谿人

報四王子嘗征

朝鮮中創今瘡發已死輿歸閣部遽以聞已察知其僞

中外笑之任遂解職

北兵以正月望焚王府大驅輜重而北時言敵旣重有

所携必多瞻顧且無必死心利於邀擊然自濟至通莫

敢尾追況截殺乎上嚴旨令無縱出口楊撫軍繩武

崇禎

辛未宜山人

親服戎服執旗立口上指揮發銃破敵敵逡巡

不出尋繇分監內臣孫茂霖所守地脫去人謂孫及部

下皆得重賄凡一人出率予五兩乃不發砲而俾之逸

夫敵亦何懼乃以賄來直將士不敢擊耳茂霖後以縱

敵與鄧希詔駢斬

北兵入犯連破數十城無敢撓者孫總督傳庭

萬厯己未振武

衛人亦云我麾下百戰兵爲流賊望而膽落者遇北兵輒

股栗偶一日與北兵隔河相望我兵詈云吾淫若妻女
北兵大笑驅營中婦女百數十出皆紅紫成羣指與我
兵曰此若輩婦女盡爲人淫反欲淫人耶語未畢以數
十騎浮渡我兵數千皆走如失魂魄蹂踐死者甚眾

崇禎九年八月初北兵入塞陳給諫啟新時派守門有
新安官生楊光先歷階而上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新
慚但答一死無益光先曰公以口舌得官旣荷殊恩當
有異報乃憚一死耶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室光先
責以先不當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糧

四項絕不侃侃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疏御街走馬後日一疏護日不敬豈未爲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痛哭流涕處一爲官後便人人遷善改過事事革故鼎新天下遂到無一事可言處又曰公一味真方假藥恕已責人尋人小疵搪塞了事異日被上看破討不得個明哲保身思予言晚矣啟新怒甚後如其言上因楊輔嗣昌請勉從欵議然猶欲隱其名會黃翰林道周疏駁中寢及北兵入犯上撫膺歎曰大事幾成爲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道周之逮肇此

楊司馬嗣昌值北兵交橫羽書填積握豪如夙構俄頃數紙人服其敏但以救郭少司馬鞏

萬麻癸丑遷安人

戍爲姚

給諫思孝所糾遂結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之急及夤緣入閣一手握定凡兵部覆疏皆自上自票他閣臣無敢睨視上委任之專如此及北兵入犯五案失機諸臣皆駢首西市嗣昌雖名革職猶眷倚如故劉輔字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束無如之何於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戰然驕懦如故蓋總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不能令士卒故也字亮竟獲譴然請纓之首輔禡官而坐嘯之薛輔國觀反扼其吭而奪之席此任事者所以灰心也

山東顏撫軍繼祖未敗時徐都諫耀夢繼祖囚服塔下慘然捉耀手曰奈何又夢吏持一卷前耀揭視觸目戈

戟傷者死者纍纍紙上又揭數頁過旁有人謂耀曰若已免矣未幾繼祖果以失機誅後楊司馬嗣昌薦耀邊才及召對僅平平數言示不能狀蓋有惕於夢也

北兵將攻高唐闔州紳衿惶懼適江西解官以銀至逼

知州出庫銀並借此項解銀合十萬饋敵因免攻事聞

下刑部州之正佐官無不擬辟時王進士正中

崇禎丁丑宛平

人丁艱里居以知州姻婭過從又主簿同里人朱佳轂

以青衿館穀衙內皆坐不能諫正擬徒得旨云王正中

朱佳轂還着確擬具奏一時堂司罔測遂援教誘人犯

法律以辟擬子疏言之姚輔明恭

萬厯己未斬水人

不爲票明

止云該部知道後以朝審先後請宥上悉允之

北兵破蠡縣有劉印妻李氏兵欲逼汚以死拒之被殺
既死猶手護其衣帶不解生員邊逢聖妻劉氏兵欲牽
之坐地寸步不移亦爲兵斫死時李十九歲劉二十歲
云

舊例六垣有差不守科宿科子巡視十庫念同垣中止

同年袁給諫愷

崇禎辛未
聊城人

一人仍舊守科夜有內官捧

紅匣至科乃處決失機督撫監鎮等官者以事係刑垣
云非本科官不授其實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輪流入
宿以防接本而是晚應輪宿者又戶科辜給諫朝薦崇禎
戊辰揭也內官覓刑科不得闕甚不得已命書手邀戶
科至而朝薦又未入內官怒以予是日守科遂指名報

越數日奉旨李某爲何不直科着自行回奏予商之愷愷曰公不應守科但以予回奏若再責予回奏予直指戶科何疑予曰不然若公指辜辜必重處惟予不應守科而守但據實認罪或可以勤慎邀宥耳是晚草疏明晨卽上愷與朝薦俱不知也若己置一官於度外矣越八日旨下竟免究

上處決五案自督撫監軍而下並縣令青衿共三十餘人卽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娓娓數十言皆上御筆諸臣爲封疆受過一死何辭然子弟奴僕俱奉旨逐出至委骸不收數日亦可傷也予晤一同垣先輩云上初卽位欲決楊經畧鎬王撫軍化貞

萬麻癸丑諸城人

等閣臣或

言中宮將誕宜少寬 上曰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於
兒孫遂處決自是督撫失機纍纍駢首矣

張給諫作楫

崇禎戊辰
富陽人

爲人朴訥入兵垣後止上三疏

一議罰二議處作楫時顧予歎謂不利如是且停封事
耳忽北兵入犯奉旨條陳作楫疏有提兵十萬逗遛不
前等語奉旨指名時實無提兵十萬者知不免處遂參
高總監起潛縱兵殃民兼爲敵護送輜重並及楊司馬
嗣昌 上怒甚塗抹不絕至皇上二字亦加一大义人
謂必廷杖及回話疏上止從重議處一時直聲動內外
然初無意建言也

崇禎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諭總督東廠王之心今年火

星逆度兩次爲災猛烈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誅不仁
緝訪欲得真事苟或加之良善飾虛爲實大犯命官之
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奸者固多讎詐者亦復不
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求親審叮嚀
刑官查質真者據實參奏誣者卽時開釋仍將首報之
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拿人私行拷打彼卑官小民以
衙門爲活計惟知嗜利罔有良心是以有錢者放無錢
者方來呈稟所以真者不勝其狼狽誣者卽使放去亦
家財盡矣甚至張冠李戴增少爲多或久禁暗刑或苦
打屈服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輒怒全憑爾心腹近臣以
清嚴作標虛公爲準固不可疏忽偏聽若事果偶誤縱

或上本仍應簡舉改正別衙門偶有平反亦須公聽舊
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之例如堅持人罪偏執已見到底
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有孤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
因此推諉滋曠溺職戒之戒之特論此密諭也不發鈔
于爲甯波司李見鄭庶常鄭天啟王戌武進人被參下獄時王

侍御章爲鄞令鄞同邑也語次間極薄鄞子曰慎行孫

宗伯

萬曆乙未孫花武進人

貴邑端人何獨善鄞章曰宗伯喜讀

書左右數人無不飽鄞賄每宗伯閱某書必馳報越數
日往謁凡宗伯帳中之秘鄞皆口誦如流宗伯因大服
不知其陰習也

鄭庶常鄞貪橫惟同年黃翰林道周偏信之子以問鄞

同里之賢者咸曰黃嘗寓鄆家渠皂幃瓦器事事同荆
素每宴坐必入詢母數四或饌或藥皆躬親及黃與眷
屬行鄆又奉母親送煦煦承顏黃太夫人曾謂黃曰爾
事我能如是乎舟發母先辭歸惟鄆不忍別作數日送
一日忽愀然撫胸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曩恆如此須
臾數僮果以太夫人病告逆倉皇歸或曰彼舟中母亦
假一老嫗爲之及處決旨下猶神色不變徐整衣帽先
拜天次拜二親方就市時監斬盧侍御世淮天啟乙丑
德州人
以他事東行馳騎召之往返幾二十餘里鄆縛市曹待
者踰時慘矣

靳考功光先

天啟乙丑
汾陽人

性刻每奉旨議處各官皆深文

巧詆無幸脫者時人謂吏部中有刑部及鄭庶常鄴處
決責科道不言一概議處光先看語有云皆爲不鳴之
寒蟬孰是指佞之屈軼於是各降級有差次日入朝徐
都諫耀顧同官笑曰何蟬之多

予司李甯波鄭庶常鄴已下獄及奉旨處決猶予署刑
部前一日事耳 上以諸科道不早言俱令同話以六
垣人可盡言不專責刑科垣也時五垣都諫升京卿近
皆憚以爲首處謂疏下刑垣宜刑垣爲首予與同垣袁
給諫愷曰曰若吾二人堅辭是小膽也甯以獨奏自謝
牛後之名亦無以首奏予人附驥之便遂不入五垣疏
另爲一疏皆奉旨謬處時先任宋都諫之普

崇禎戊辰
沂州人

係薛輔國觀年姪遂置守制奉差陞任於不問止處現任者予以署篆降二級餘皆分別帶降某侍御以奉差先一日離京遂免議又某侍御以服闋補官方三日遂降二級

予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拿送並處決必錦衣衛送駕帖至科俟簽押持去予初謂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歸見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解衣置地予問何待答曰非科簽駕帖則不得杖耳然後知此爲封駁設也今僅作承行耶予召數老書手問封駁云何皆云不知予署篆後見一書手把冊而前請用印予問何冊旁一書手答曰此名史書蓋彙刑部諸招疏送翰林院爲他

日修實錄地也予取閱見中有去取因問把冊書手此誰爲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所答旁一書手曰若輩耳子不得已以口遍耳再三呼方點額曰小人爲政子歎曰彼何知誤收猶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鈔送皆聽子手酌未幾予以言謫恐又書手爲政矣

熊總督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

南安人

張獻忠猾虜也屢

撫不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于叔嗣京侍御疏糾留中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婭耶明恭湖廣人與楊司馬嗣昌同鄉兩人俱力主文燦說卒致決裂文燦駢首而明恭致政幸哉

田貴妃幼時父弘遇曾攜至揚州寓予表姑閭姓家表

姑母與子語如性寡言雖酷暑熱食或行烈日中肌無
纖汗枕席間皆有香氣予後巡視十庫內官復爲予言
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巷中貴妃入乃置蓬覆其上
往來無阻無乃祖宗用意良深而後人未可遽變耶又
於西宮建一臺置小洞與上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
首不加笄每著衣必日更數色又上所冠平天冠舊
時多用鴉青石而間以珠妃則取珠大如彈丸者綴之
皆備重價購得冠上石少珠多所以光明炫目

田妃之寵周后頗不能容一日妃疏列后過上曰妃
可無禮於后耶命罰處某宮半年其實妃不能文上
故命爲之以諷止后又量示罰處以存大體耳此亦十

庫內官爲子言者又云凡東西宮對 上言皆自稱女兒

上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妃母揚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周僅竅可通光貴妃命去其一蒙以夾紗 上甚悅命宮中盡易之舊製靡存矣

上一日於宮中聞貴妃竊撫琴疑之問在家師誰貴妃以母授對次日卽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釋然賜而遣之先朝后妃罕入宮者惟孝宗張后母金夫人時得入見蓋繼於周而數於田也

田弘遇挾貴妃寵恣行結納一日邀同郡臺省共飲中

堂陳設甚盛酒數巡肉數簋卽止中席後掩門邀子輩
至後堂初以爲酣飲及明燭捲簾則歌姬羅列曲度新
奇達旦方啟戶出後一二風流學士以不簡聞子恥之
不復再往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密封間有密封五垣亦得借
觀自楊司馬嗣昌力主欵議恐別垣有言於是先鋤異

己之姚都諫思孝而以沈樞曹迅

崇禎辛未
蓬萊人

曾樞曹應

遴

崇禎甲戌
寧都人

等前後改入兵科自此科員如屬員一聽

指麾矣或旨竟發兵部或發兵垣轉發別垣無敢窺者
時刑垣與兵垣近子謂兵垣諸公曰昔人謂耳屬於垣
今亦垣獨不許耳屬耶諸公嘿然

張侍御孫振

崇禎戊辰
霍山人

巡按山西爲吳撫軍牲

萬曆癸
丑興化

人所糾逮獄或言欲擬戍恐牲嗔者子曰不然此事曲在孫振彼糾一介執之文宗已誤奈何牽及吳公又欲指無干餉金入吳公罪吳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況於殺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殺同鄉者是薄待吳公也其人無以應時徐給諫耀在坐以爭宋潁二公諡與予微隙遂以予私孫振爲言立言之難如此

楊副總戎德政疏請府添設守備縣添設把總且請裁府之通判縣之主簿以其俸薪改給二官另募兵聽練子謂國初止有衛所設官與軍今以積弛不可用已添設流官兵民奈何又增此擾因言德政所謂守備把總

卽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而所謂府州縣之兵亦卽衛所之軍宜勅撫巡道集指揮以下及於應襲等員皆比試槍法擇其力扼虎射飲羽者以當守備把總等官至所謂兵則合軍與軍餘各簡弓馬優長者以補而務精不務多其官止給以通判主簿之柴薪其軍亦稍益以民壯之工食而祿與米銀仍資之衛所原額足矣若不此之務而增官增兵可商有三欲取科於武科旣羅布未充欲搜官於白衣豈鑽營無賣則官之可商一也欲聚兵於屯守則雞犬難靜旣恐驚下鄉之蠶魚欲集兵於召募而風鶴忽傳豈盡效當關之虎豹則兵之可商二也欲資餉於司農而三空四盡之餘旣難爲點金之

應欲派餉於閭閻而剝肉敲骨之下豈能爲炊石之供
則餉之可商三也夫創一事者計利必兼防害而慮遠
乃可善近倘餉猶未裕而遽言募兵則已設之官可以
復罷旣聚之兵難以驟散存則駢指割則決痛將奈何
臣聞神孫之於聖祖良法也譬如作室者稍加補葺便
成輪奐若俯鑒臣議勅部酌行則官卽爲將軍卽爲兵
軍糧卽爲餉一舉而三善備矣疏上留中

予署篆時袁同官愷忽入預與予別予驚問故愷袖出
一稿示曰已上余閱之言甚激其一言 上不可過寵
宗室以魚肉小民其二言 上不宜濫開保舉以混濁
仕路其三言 上不宜贅設總監臣以掣諸督撫肘其

四言 上不宜戮辱大臣致罪輕罰重之刑部尙書劉

之鳳身罹重辟中一段有云近上決意興河工同官夏

尙綱

崇禎辛未
大興人

切切言之亦未重譴也諸臣皆不言何

耶末云輔臣薛國觀是忠是佞更望詳察以聽自裁無
令久妨賢路予閱訖舉手賀曰直哉公一身不惜何有

一官越數日竟留中或云 上是時已疑國觀故不處

愷國觀聞而銜之每愷具一疏不曰殊屬沽名則曰何

得市恩若 上一改票便加降調耳閣臣休容之度一

時乃爾

袁給諫愷每具疏皆孤行己意時臺省以年例爲劣轉
然非盡公道半鋤異己耳愷忽具疏云凡科道升缺宜

一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遷啟排擠異己之路時雖奉旨未允然前輩及瓜者皆爲努目

上於閣臣擬票及刑部諸招問不適意則或抹或又閣臣必繇淺之深刑部亦由輕之重然上意淵微原未可測乃附會者之過耳聞閣臣遇臺省諸疏微涉逆鱗則以該部知道嘗試若一改票便從嚴時刑部諸司官蓄縮尤甚刻者加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以待駁一駁則重再駁則再重甚有假此勒賄動云上意不測者噫律例蕩然矣

上於刑部諸招多駁每繇輕之重然時有繇重之輕者如某氏女已嫁夫夫出不歸復寓母家一奸棍心涎其

艾懇伊母求娶母不允怒甚誘殺母並幼子時母現懷
孕刑部援殺一家三命律擬凌遲上謂以孕作一命

太重命改斬又刑部失陷封疆一案擬道臣李樾

天啟壬戌

蘄州人王鳴善辟上命改戍又擬棄城知縣劉貫與迎

賊知縣劉業嶸

崇禎丁丑樂安人

不時決上命改棄城者爲

秋後其矜慎如此

往例朝審時刑科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法慘急
故予疏有云近見皇上批駁諸招或曰所擬未足蔽
辜或曰還着確擬具奏夫謂所以未足蔽辜是罪浮於
法未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是情未合律非必盡入也
乃讞獄者不能仰體致舉確擬具奏與所擬未足蔽辜

者一概從輕之重誤矣時閣臣見此數語恐拂 上意
止批該部知道 上以朝審大典欲申飭數語又發改
票閣臣疑 上怒聞擬票末句云李某不必襲陳仍不
允始改票云朝審矜慎勅諭已詳着與審各官虛公祇
遵以成明允 上改朝審爲二審又加勅諭爲十年勅
諭其精詳如此

予爲給諫時每逢節慶必在導駕列見 上升御座時
手足浮動及下座兩臂挺起玉體搖曳黃袍亦蕩漾不
止將入御屏必回顧率以爲常

上每閱章疏必召 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科道
疏須觀其立意或薦剝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處若

鋪張題面娓娓紙上者借耳無爲所欺也

姚輔明恭致政一詞林作詩贈別內有免爲太廟犧句

人哂其言及後薛輔國觀周輔延儒

萬曆癸丑狀元宜興人

相繼

賜死人始以其詩爲識

上好文墨初讀史司禮監內臣多閱史後多延師習時
藝兼務博綜司禮秉筆六人名下各有六人六部兩直
十三省各有專司故閣部臺省訛舛靡不訂正者乃閣
臣多假手深年中書淺學庸流葫蘆依樣一命改票模
揣周張故爲上所輕致無煖席

上感念皇生妣從羣臣請加皇后爲皇太后時予導駕
見上御殿悽愴動容及奉上冊寶以手拭淚潸然不

能止

禮科徐都諫耀長軀多髯聲氣主盟也楊司馬嗣昌忽以邊才薦一日上召耀與楊侍御繩武對殿前繩武吐言如流畫地成圖耀平平數言耳同鄉姚都諫思孝生平尙氣面尤之耀俟思孝退語予曰予書生耳若令披甲彀弓實不能不能而弗自以爲能此予之能也

予同年左給諫懋第

崇禎辛未萊陽人

忠正士也言太夫人陳

氏喜讀書尤好談節義予時疏開國靖難慘死諸忠請諡太夫人閱之輒擊節稱快其好尙如此後懋第以兵部侍郎使北竟不屈死或得之母教居多

徐都諫耀聲氣自矜然時有委蛇謝冢宰陞

萬曆辛丑德州人

將起言官多阻之惟躍獨婉解得推予曾密問曰何推
異已耶耀曰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
正人君子他日隱憂也不如從而玉成猶昔人所云寬
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耳

吳儀曹昌時爲大行旁若無人舊例每遇考選必同鄉

諸公爲政其視同鄉葛給諫樞

崇禎辛未
丹陽人

等皆藐如也

及考選得禮部愠甚又思攫吏部一席樞言於太宰急
推王大行重

崇禎辛未
沂州人

上聞故三部衙門皆不得

兵科沈給諫迅疏云卽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
匹配增戶口數十萬亦宜量汰等語一時闕然訛傳謂
不日議行於是京城諸尼或易裝越城遠匿村墟皆以

偶僧爲懼聞者莫不傳笑

績溪縣民李世選自稱韓國公李善長

定遠人

十世嫡孫

捧

高皇御筆龍封白云善長賜死後駙馬都尉李祺

善長子

嫡子李盛慶貶績溪爲民卽臨安公主

高皇長女

出也

因主號泣

上前故賜之龍封封面書云勅賜皇親外

孫李盛慶爾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

春爲民依數滿我封此旨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勳爵

護國永遠世世不忘劉李徐勳臣保障我爲主收伐陳

友諒

僞漢王沔陽人

天下俱服十大功勞秋豪無犯洪武二十

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又封內勅諭末云勳臣善長眾

臣詐稱僞坐胡惟容不曉自犯向後復查豪不干你事

李善長保障開國十大功勞秋豪無犯忠臣與我股肱

心腹你爲國爲民我不忍忘天誓我常怕你先年同劉

基

誠意伯
青田人

一時敗友諒十六萬大兵今你男李棋外孫

福緣已故止存三外孫李盛慶長孫貶罰二百十六春

爲民取復護國准旨到京見主復韓國公收過家資錢

糧數萬國用養老三萬還你開國勳臣勅賜皇親云云

時上辨驗龍封云長字二字臣字爵字相似餘不盡似

又書胡惟庸爲容書祺爲棋且善長之死在洪武二十

三年五月乙卯而此勅又云仲春月故閣臣以爲疑適

錢少宗伯謙益

萬厯庚戌探
花常熟人

出都以所鈔閣中奸黨錄

示宋給諫鳴梧

萬厯己未
沂州人

且云善長之獄已有招妻妾

與火者俱有招實錄猶多諱安得有此故鳴梧疏詆其
偽及下撫按查云盛慶以三歲貶與世選爲善長後俱

實但龍封真僞不可知時熊給諫維典

崇禎辛未建昌人

先爲

績溪令語予云自下車以來便聞世選爲善長後龍封
相傳已久士大夫及里民俱知非新假者予時爲刑垣
疏請世選方得宥遂然已繫獄十年矣龍封真僞卒莫
能辨惟鄭司寇三俊有批云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
可也此言爲得

沈樞曹迅博學多才與張樞曹若騏

崇禎辛未登州人

皆以邑

令考選因書帕未周觸楊翰林士聰怒士聰嘗語人曰
某司李冷曹尙以同譜薄致殷勤吾同里同籍乃漠置

耶其糾兩人以此迅尋改兵科楊司馬嗣昌意也獨若
騏不得嗣昌胸中固有優劣觀兩人末節可見

涂侍御必泓在臺日與同年王侍御範

崇禎辛未
內江人

爭差

大闕聞於上故範以雲南改浙江必泓以浙江改雲南

往時詞林見前輩皆矩步僂躬每同赴宴非前輩帖邀

則逡巡不敢至迨推知與選氣稍驚一日早朝某詞林

以臂格吳編修偉業

崇禎辛未榜
眼太倉人

抑使下其前輩也又

翰林院一送卷官以小事觸怒笞三十此官泣訴前輩

云無例沈簡討延嘉

崇禎辛未
鄞縣人

笑曰此某四府某太爺

未可以庶常忽視也若笞固宜

姚給諫思孝孫給諫晉皆氣高遇考選獨不與陳給諫

啟新互商啟新怒故往者有考選預定之糾而江南考

選知縣陸自嶽

崇禎辛未武進人

遂以訪單書公舉翰林四字

坐謫外及姚孫去國徐都諫耀每事與之商啟新始喜

會江北銓部缺耀不敢坐名以闕置瓶中夾取得張大

行一如

崇禎辛未蕪湖人

思孝深病之其實啟新在座唯唯而

已雖預定亦不糾也

李方伯光春

萬厯丙辰樂清人

破例推僉院御史中有昔爲巡

按曾疏薦光春而今作屬員者光春心歉每御史來謁

俱往答非體也 上廉知不旬月罷

上每於科道升京卿必詰是邊才與否予在刑垣時見

同官數人皆借邊才二字鋪張數語遂蒙欽點然京卿

外遷巡撫者重則獄輕亦帶降惟留內不數年便至部

堂如山東顏撫軍繼祖本舊科臣以失機誅又如江西

解撫軍學龍

萬曆癸丑興化人

亦舊科臣以錢糧帶降不遷者

九載又如徐都諫耀力辭邊才不二年便以少卿轉僉

都比比皆然

上亦不能察也

戴璽丞澳

萬曆癸丑奉化人

居鄉貪橫後以京卿陪推巡撫澳

念先陪後正可翹足待非有以中

上所喜恐不點時

懲貪最嚴遂疏陳貪利爲害上命指名具奏倉卒無以

應再四追詰不得已遂參及嘉興司李文德翼

崇禎甲戌德化

人平遙令王凝命

崇禎辛未呈貢人

德翼素有文名而凝命則

舊李福州以強項降補聞兩人單款皆臨期丐取沈給

諫迅不平疏駁之未幾下澳鎮撫司拷訊或曰吳儀曹
昌時與德翼鄉試同門頗有力然亦自取也

故李侍御應昇

萬麻丙辰
江陰人

之舅蔡士順自號東林鄉人

著尙論錄凡列聲氣二百餘人書賈攜數十部至京時
禮科徐都諫耀克已有名恐爲異己所構遂以重價盡
市之秘不出刊者固好事而市者亦小膽古有上書恥
不與黨者獨何人也

陳司馬新甲

四川
舉人

入都風埃四塞黃霧酸鼻見者以爲

不祥後卒棄市

孫罔丞三杰先爲吏科以連參溫輔體仁

萬麻戊戌
烏程人

被

謫轉今官時薛輔國觀日與東林諸公構而劉都諫安

行萬麻已未襄陽人曾先任禮垣國觀都而安行左也國觀往

閱卷曾駁舉人曹某卷數語將題參安行以伊婿故力解於是三杰疏發其事謂安行以屬處則國觀當以受屬處耳上見疏命取原卷進止下安行獄而以國觀先駁置不問未幾三杰以他事爲同里所牽國觀亦挾忿屢駁竟鬱鬱卒於官

王給諫文企

崇禎戊辰江夏人

先以庶常散甫得報卽丁艱歸

及服闋補官首以民窮財盡言奉旨降調一生止一疏上憂國用不足發萬麻中所儲遼參出外貿易予時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堅而味永與他參迥異惟吳儀曹昌時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聞此番貿參獲可數萬金

蔡少司空國用

萬厓庚戌金谿人

以會推閣員不與心怏怏及

召對言曰近來黨比成風國家大事皆爲數人把持耳

聲色俱激上默然既退馮給諫元颺與予言曰彼欲

以此激上爲點用地耳今上無言氣折矣越數日竟

入閣

范廷尉復粹

萬厓己未橫縣人

與予比鄰不數日大拜予往謁

見其中庭置案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時張輔四知

天

王戌費縣人

與蔡輔國用皆庸子與同年申銓曹佳胤

崇禎辛未

永年人後殉闖難盜節愍國朝順治九年改端愍

曰若輩縱不能益國或不至

害人耳佳胤曰不然彼無識又無力聞所票擬或駁則

心手俱戰極力附會恐庸之害甚於枝也果然

傅司馬宗龍

萬曆丁未
昆明人

初入見諂諂以民窮財盡爲言

云飽不可加兵不可增上初云卿言是時宗龍指天
畫地言愈力上始不悅語宗龍曰卿但當料理寇敵
耳旣退語閣臣曰宗龍所言半言官唾餘何也自此兵
部諸疏無一俞者未幾下獄

刑科葛給諫樞曾具條陳疏有自禮樂工虞以及水旱

盜賊邊兵之議增議汰京餉之額出額入遠而治亂興

亡近而得失善敗無一非輔臣啟沃則無一非輔臣職

掌等語上加大圈十九命閣臣票進遂以說得是擬

樞見疏喜予曰公禍自此始矣未幾疏陳邊務批葛某

不諳未幾疏救劉司寇之鳳周郡伯光夏

天啟乙丑
杞縣人又

批葛某市恩再發改票遂降調一時閣臣以私怨處人若此

仙居過邑侯周謀

崇禎戊辰
新城人

熊銓曹文舉

崇禎辛未
新建人

同

鄉也曾遣二僕入都求遷宿娼家酒後洩言爲厥役緝獲其與文舉一稟云所送尊翁宅者乃王者與必有名世者之數也又云做座師首揆處業有善意東廠以聞薛輔國觀甚不悅時馮少常元廳奉差回籍其保舉邑令秦姓者亦以書禮饋被厥緝獲吳儀曹昌時歛金親友力解乃息國觀密以聞於是閣廠水火而昌時自爲大行卽樹東林幟及考選時見上於部擬各銜多所改定諸閣臣頗得操議於是又托國觀私人拜爲門生

然國觀疑其狡獪弗信也卒改科爲部仇隙日深國觀
剛愎夙與東林爲難然不聞有貪穢聲月前昌時忽語
人曰國觀輩必敗吾已於厥衛處張四面網矣國觀等
知之然無如之何不數月果敗予曾詢錢主政位坤

崇禎

辛未長

云有之但視吏部升一美官昌時必以小紙報

東廠云國觀得銀若干廠皆以聞他日賜死追贓本此
甄司寇淑性刻及代劉司寇之鳳爲尙書愈深文每語
司官云但將應擬杖者擬徒應擬徒者擬戍應擬戍者
擬辟則可不駁故一時諸司官無不以殘刻爲事自安
之道在人之死豈聖世所宜見耶

雲南二將張銓彭大道以失機先經撫臣擬戍及事下

刑部甄司寇淑改辟俞之時事關兵部楊司馬嗣昌仍擬戍亦俞之予心語曰此正可借題洗發使上知法官深文如是又使在下知上無意深文如是也故疏云此一事也而忽輕忽重非兵部縱則刑部苛臣爲此一事言而實不止爲此一事言淑見疏怒欲是兵部則已爲失入當引罪欲是已則兵部爲失出亦當引罪時嗣昌以部臣兼閣臣銜遂不敢言而止恨予刺骨矣

傅司馬宗龍以復疏拂上意下獄入門卽索錢及行至天下太平一門錢盡監門者閉不使入宗龍徬徨門外俟續取錢至方入又原任謝少司馬啟光

萬曆丁未下
章邱人

獄爲牢頭索詐不遂被擊數掌子時以久旱疏請寬刑

且列二事於疏末有言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致令

獄吏之貴移爲牢頭之橫等語時提牢官宋秋曹翼明

崇禎甲戌

山東人薛輔國觀門生許秋曹璟

崇禎戊辰

莆田人姚輔明

恭門生也不悅責予以不得暗有把持不過謂上所惡者把持一改票卽處耳幸不改票遂蓄怒不已偶一日

上召甄司寇淑至語曰若司官賣法爾部卽參處淑承

旨又曰若他官把持爾部亦參處淑不對退時明恭係

淑同鄉又挾恨從後呼淑曰命公參把持者不承旨爲

何於是明恭主議於上兩提牢官傳語於下此淑劾予

一疏所由來也閣臣批云明係暗有把持姑着回將話

來一二同志見旨嚴憂不測予草疏訖慨然曰吾不受

賂又不徇情雖人非徐有功而言則其言欲回人於生而自陷於死無此天道也況又有聖明可恃耶旨下僅命議處吏部復降二級照舊竟改爲降一級調用閣臣意也

甄司寇淑疏下或勸予托人兩解予笑曰甯敗吾官耳彼險且狠若以求解上聞吾氣節墮地矣又郭侍御景昌素惡淑出其數十單欵授予欲予入告予曰吾爲諫官時卽對天自誓止就事論事從不開人單欵蓋恐諫官疏下必播之海內若以莫須有之事玷人名節無論是公難於自容獨不爲他人之孝子慈孫地乎初誓固在豈以新怨改且有言不先而待淑操戈方言若聖明

反詰將何辭對卒不上

子自入刑垣見厰衛暨刑部日事苛殺或上聞取數事及於寬政則錄置案頭入之疏內以廣屬當開導是歲

元旦朝賀罷戴給諫明說

崇禎辛未滄州人

執子手曰若今歲

冊封矣子曰不然近擬寬刑數疏將次第奏恐未聳聖聽先觸時忌已不能待耳又王給諫文企以極陳催科之害適予往謁別且曰公以薄稅歛請予又將以省刑罰請徐之公先我繼耳果如言

予降調後金岡丞光辰

崇禎戊辰全椒人

爲子言往伊爲侍御

時每同官以言謫則共製錦帳不稱慰稱賀又胡編修守恆語予云往吳給諫家周

天啟乙丑歙縣人

以劾溫輔體仁

謫時先聳之言者孫給諫晉也往謁蒼頭與主人皆努
目視予聞而笑曰兩公言往事吾言近事近葛給諫樞
被謫有謂渠太癡徒拋却好官者今予又謫矣彼固無
帳相賀想當代子努巨耳夫公論鬱於上則清議明於
下今兩者俱無世道憂也二公太息退

子奉旨謫外門可設羅惟劉翰林理順

崇禎甲戌杞縣人後殉國難諡

文正 國朝順治九年改諡文烈

從未識荆獨命騎顧予且袖扇贈有

詩曰丰采追儀鳳好生矢拜颺中心如皎日世事付黃
梁湖上峯巒遠天邊雨露長宣公祠宇下相對且飛觴
時予謫補浙幕故也又語人曰吾讀彼數疏猶知逆鱗
耳劉公甲戌狀元杞縣人爲同袍二十八年所居止茅

屋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關說一事遂撻其子而返其

物及中鼎元鄉人扁其門曰天從人願後殉鬪賊難

子同年喬侍御可聘

崇禎辛未寶應人

巡浙歸夢吾邑魏少司

馬應嘉

萬曆甲辰興化人

書耆英會其一自書其二吳少司馬

姓其三姚都諫思孝其四喬其五子皆同郡人也時應

嘉與姓致政惟予三人現任未幾思孝與可聘俱謫又

未幾子亦謫同時徐都諫耀顧給諫國寶

天啟壬戌通州人

亦

同郡人也餞子城外慨然曰兩弟嗣歸耳予笑曰弗憂

喬公夢中無二公尋皆卒於京惟子輩五人居

傳同少永淳

天啟壬戌靈壽人

先巡按陝西劾子叔撫軍喬

天

己未興化人

遣戍及子給諫命下對人言輒惴惴首謁子於

宅者卽永淳也王少司馬道直

天啟壬戌旌德人

晤子言傅司

馬宗龍入獄爲牢頭所詐予據以入告後以此疏爲甄司寇淑反噬奉嚴旨回話道直又惴惴托人言於予求回話疏無牽及未數年道直總憲而永淳冢宰乃知爲大官者必須小膽

凡御史至會極門上疏必贈收本官銀三錢六科則無惟裏疏大紙四張而已黃翰林道周上三疏一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一言方一藻

天啟壬戌歙縣人

撫北事與俺

答不同一言不必又起復陳新甲爲宣大總督其言一藻與新甲兩疏俱在未枚卜之先五月間已繕完命班役投會極門班役以道周方在枚卜望其萬一起用則

已卽爲中堂班役又知此疏一上必忤旨不用乃架言
會極門中貴索銀八兩道周無以應至枚卜旣下班役
絕望乃並投三疏故上詰道周當用新甲時何不卽言
直待枚卜不用乃言明係挾私道周亦不能對至召對
後語人曰都是幾個班役把朝廷大事悞了

子同籍屠翰林象美

崇禎辛未
平湖人

有婢紅葉因內妬箠死

或曰以不謹死瘞之郊忽甦呼聲聞於外發視則活錦
衣衛勒象美賄不得奏聞尋冠帶閒住時予以言譏同
辭朝人嘲之曰李給諫風節屠翰林風流

金同丞光辰與子別切齒曰司寇毒惡乃爾可計傾也
子曰彼以計傾我我亦以計傾彼相當耳出爾反爾先

賢格言曾見周興來俊臣輩終爲牖下老乎弟非徐有
功之官而實有功之言今歸矣行坐觀其敗不數月果
爲厥緝云受錢霖賄下詔獄此淑攻予一事也當淑入
獄時聞獄中紳民皆欲痛擊葉主政國華時提牢恐其
致斃乃以獄官房處之命諸囚無得近猶詬詈數日然
受賄者實其子也淑刻而不貪

萬厯間諸諫官以藩幕謫者抵任卽歸以待內遷然初
謁院道猶用手本冠以舊銜而列今銜於後院道皆辭
不見徐乃往拜以素服迎用主賓禮惟項詞林煜天啟
乙丑
吳縣人謫浙幕獨持書投帖仍大字院道反往拜葛給諫
樞遂踵爲故事獨予以爲自尊固體非所以共君命也

欲仍如前會丁內艱不行

二垣筆記上

卷一

三垣筆記上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上命楊輔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親作詩餞之云鹽梅今
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靜還期教
養遂民生其屬望嗣昌若此初敗張獻忠於瑪瑙山幾
獲已竄入蜀復襲破襄陽事遂大壞未幾嗣昌憤悒死
或曰飲酖也

凡六垣上陵歸必送同垣棗栗等四種又冊封同必各
送青布一疋猶有簡朴古風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簽押於直隸巡按監

七
察御史某准此則用硃筆大直如按院直推知法於批
後又書候回還日繳五大字送中官用印子曾願同垣
笑曰我輩下筆如此縱放若上入宮見必怒矣一日果
命中官至垣詰責因告以舊例取歷年所繳批進覽次
日發出亦莫稽其故也大約科臣簽押疑代皇后爲之
者

內臣劉若愚先爲霍給諫維華

萬曆丁丑
東光人

楊侍御維垣

萬曆丙辰
文登人

所糾擬絞繫獄于於朝審時猶及見之獄中

所著酌中志畧敘次大內規制井井而所紀客氏魏忠
賢驕橫狀亦淋漓盡致其爲史家必採無疑然以如此
博洽宏才而迫於太監李永貞喚召又知永貞必敗而

不能見幾托病以去致自罹網羅可歎也後竟斃於獄
姚都諫思孝主持聲氣及以謫出國門送者傾都應接
不暇不二月子亦以謫行送者寂然也止同郡顧給諫
國寶姚都諫耀一至飲數盃卽行孤立無倚者喧寂迥
異乃爾豈知他日同列名賜環而獨蒙欽點者乃予也
予讀滇志載洪武間傅天錫厯官郡守以謫滇遂家於
滇爲傅潁公友德後名山藏史概皆因之及予給諫刑
科晤傅司馬宗龍問公信潁公後否宗龍但云上世傳
聞如是耳因憶楊學士慎正德辛未狀元新都人傳內謂某方伯
將聘修滇志而因鄉士大夫有欲冒嗣友德以覲世爵
者慎不可遂去其言良有指也宗龍卽天錫元孫其曾

祖良弼嘉靖時給諫與慎同時欲冒嗣以觀世爵者必指此

崇禎十二年己卯上召對候考選諸推知於中左門命先將吏部所試奏疏大意各奏其概韓城左邑侯懋第所奏未詳已奏次員職名復命懋第再奏及諸臣各奏訖復出御題就試階下又命中使設冰水一甕於側內貯四竹筒少頃命中使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日色其曲體若此後御定懋第爲第一授戶科給事中懋第與御定之劉狀元理順俱先後死難亦佳話也

三垣筆記上

三垣筆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予於崇禎十五年五月得環召報初不解所以繼得汪
簡討偉書乃知上從張侍郎肯堂

天啟乙丑
華亭人

言錄謫降

諸臣而吏部以名聞者十八人復命取諸臣去國原疏
與閣臣面議或指及某某則曰此喜事者故止黜四人
復職而予與焉此偉書語也雖濟濟名賢實不止此然
蒙恩者再矣

予同邑內中九十六名者二人一魏少司馬應嘉一子
也俱司李又俱給諫又俱刑科及予被謫歸晤應嘉於

里乃知往年謫官時所補爲浙江布政司照磨而予亦
此地此官也後賜環補吏科無不同者又予降調前一
日夢口誦二句云古木陰雲裏時時見月明至是與陰
給諫同賜環又同守制所謂古木者或取風木與悲義
若陰雲見月則與陰同環召耳異哉

予起補吏科不數日卽聞邊警以主恩深重冒險北上
行至淮安方遇予師倪少司馬元璐周儀曹鑣

崇禎戊辰金壇

人方中丞孔炤

萬曆丙辰桐城人

等議同行一日聞吳儀曹昌

時改文選正郎倪愀然曰恐非其福又聞廖給諫國遴

楊給諫枝起

崇禎甲戌金山人

爲孫侍御鳳毛

崇禎庚辰萊陽人

所糾

相顧太息謂鳳毛不知何所憑藉輒排擠善類豈知有

不然者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

天啟壬戌上虞人後殉難諡文正

寓淮有客獻議

謂開登州某路以通漕運可省貼腳銀二百萬兩倪以爲奇於召對及之不一月卽改戶部尙書上意欲節此

費耳後子詢前後巡漕諸公僉云貼腳無幾客妄言也

子行至濟寧與河道黃總督希憲

天啟乙丑原名金貴分宜人

晤希

憲故應撫坐次間言首揆必敗子愕問故希憲云往在江南時見首揆弟名正儀今爲新同袍者每得乃兄手書卽遍示親知招搖納賄又云差役自長安來見首揆門如市朝廷耳目廣終以此敗耳首揆者予師周輔延儒也

予與倪少司馬元璐行抵濟寧忽飛騎傳北兵至城中如沸婦女啼號載道諸公皆惶惑欲遁倪走書約予矢不他移且擬次日與周儀曹鏹錢寺簿位坤同登城犒兵諸公慚而止又行至一小堡值北兵攻某城砲聲甚逼諸公又惶惑欲遁倪曰吾當以死守堡耳次日方徐登道時與北兵雖分道然相去僅三十里一橫衝便至倪不懼也

予過德州與同鄉雷僉憲續祚

崇禎壬午特用榜太湖人

晤續祚乙

榜剛復時范督志完

崇禎辛未歸德人

尾北兵德州兵橫甚不

殺賊殺良又行牌仰道續祚以非所轄怒抗不令入城未幾疏糾有憑藉大力等語蓋暗指周輔延儒也時周

猶荷眷顧責令指實回奏續祚遷延未上子問故續祚
曰未見部咨到予曰見邸報卽是何必部咨續祚不能
答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行至雄縣傳聞北兵彌近周儀曹
鑣錢寺簿位坤決意不行諸僕皆止予予曰倪吾師也
背師獨生不可遂聯輿行行二日有傳倪與予皆陷身
北兵者眾咸懊歎惟鑣撫掌大笑曰前行者竟何如時
位坤與同行諸公皆以此薄之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行過涿州忽馮舊輔銓

萬曆癸丑涿州人

以飛騎至邀回州款語半日方旋子問倪曰馮何言倪
曰惟言不敢與聲氣左耳

子入吏垣始與吳都諫麟徵

天啟壬戌海鹽人

晤語次間詢廖

楊兩給諫被糾狀吳云兩人自入戶垣從不守科發鈔
非匍匐政府則奔走吏部以除奸扶正爲名賣官納賄
爲實耳予方知孫侍御鳳毛之糾非過也楊給諫枝起
與吳銓曹昌時兒女戚也昌時納仁和令吳培昌多金
以雁行呼謀引至黃門而枝起怒其賄不及已遂峻甯
侍御承勳糾之卽枝起所草疏也昌時聞而大恨知陳
中書龍正與枝起交故亦百計相傾以闡事牽致龍正
坐謫時枝起與廖給諫國遴曹侍御溶崇禎丁丑秀水人等皆
以考選一事干周輔延儒不遂怒欲返戈延儒事尋洩
此孫侍御鳳毛糾疏所自來也聞洩國遴等謀於延儒

者乃馬給諫嘉植而洩枝起言於昌時者又徐侍御殿

臣

崇禎甲戌
鄞縣人

一時貪橫變詐氣習殊可想見

孫侍御鳳毛糾廖楊疏以密封下予取視疏言國遴枝
起宜糾且謂鳳毛密封亦不可訓及晤左給諫懋第方
知鳳毛本露章上自密封發科耳予詢衙門前輩云密
封之起由前宋給諫權天啟乙丑
商邱人始時顏都諫繼祖深
非之例轉本此

予抵京後韓給諫如愈

崇禎辛未
興化人

與予言每過吳輔牲

寓吳儀曹昌時必在又姓過昌時寓亦留連竟日率以
爲常

舊例吏部繇別部調者不過主政天啟時趙彖宰南星

萬厯甲戌
高邑人

在部始調兵部鄒員外維璋

萬厯丁未
新昌人

於吏

部時猶大闕若以禮部正郎調吏部文選司正郎則又
自吳昌時始予邑吳輔姓與密諷之曰聞文選司一官
必起家久任後輩無先者公或以稽勳驗封帶管文選
何如昌時正色曰天子欲爲天下得人故特簡一文選
况目前銓部諸君皆予手援彼後輩也未幾竟敗
上一日語周輔延儒等曰往例巡按出皆微服訪民間
近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衙門前後皆啟寶通賄每奉
差竣富可敵國宜重懲以警時子叔侍郎嗣京福建巡
按也與周輔延儒疎又吳輔姓同里至戚吳銓曹昌時
以姓督師有離心故藉口上所指者嗣京欲重處以媚

延儒時鄭冢宰三俊議轉年例亦堅不從也毛僉憲士

龍

萬厯癸丑
宜興人

之糾緣此

吳銓曹昌時既破格調思以奇策堅上意且箝制臺省
口春季例轉皆自己出吏科吳都諫麟徵掌河南道祁
侍御彪佳天啟壬戌
山陰人並未商也科五道十幾兩倍舊額

蓋因上疑臺省橫屢旨申飭且恐他日有指摘則以例
轉挾忿爲言耳時浙江同鄉諸公集議本省新吏部昌
時麟徵彪佳皆往咸努目視惟向侍御北崇禎甲戌
慈谿人詬

諱尤力幾飽以拳

吳銓曹昌時欲破格外轉科道謂吳輔牲曰惟此一着
可爲鄭太宰三俊結知主上牲曰不然大臣以休容爲

度當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開後此
不肖者驅逐言官必借鄭公爲口實恐忠良之士亦皆
寒心昌時不從姓復言之鄭冢宰三俊三俊然之後以
昌時意堅僅留二人餘皆外轉然昌時計甚巧皆擇其
平平者充之中情怯耳惡傷其類人有同情故一時眾
口交沸識者皆曰昌時之禍從此始矣

蔣內閣德璟

天啟王戊
晉江人

語操閩音不甚辨然博學其談

古事則述二十一史如黃河瀉水至於叢殘小記無不
畢憶其談近事則十三陵之跡五府六部之故實與九
關十二鎮兵馬錢穀新故之數無不手畫而口數也又
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誥勅皆立就文極典核同事駭

歎

舊例六垣例轉皆聽吏科都爲政五科都唯唯而已左右散以下皆不得聞自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等入始雌黃先輩謂某堪某不堪及吳吏曹昌時越額例轉人疑有所授吳都諫麟徵語予曰皆廖楊所爲時兩人已下獄予驚問故麟徵曰此皆伊素所雌黃指爲不堪者耳

予與吳都諫麟徵同任吏垣曾密詢云吳公正人自負公何嫌麟徵曰彼非獨予同鄉且門人之門人也然實鄙薄其所爲如嘉興府王太守某子公祖也聞以二千金托竟攫入私囊及將掛察典伊蒼頭惶急致貸金長

安爲彌縫計又海鹽令劉某子邑父母也誘伊數萬金

入已托言謀佳缺然卽其房師處亦不爲通訊今羅察

典束裝無資特爲昌時貪耳舉二事餘可例推矣又曰

公如不信可詢貴鄉光公名時亨

崇禎甲戌
桐城人

海鹽令

房師也予後晤時亨不述麟徵言但云貴門人劉某會

相候否時亨曰無方知麟徵言不謬初劉某入闈昌時

以其子密托之劉某恐後爲己累以藍筆重加圈點而

以墨筆抹托言大主司吳翰林國華

崇禎甲戌榜
眼宜興人

所爲

已詢之國華非也故恨若王某則以五百金饋不稱昌

時意耳此又何樞曹剛所言也

吳都諫麟徵爲予言昌時居里時凡公祖父母皆執贄

稱門下士彼義冠博帶此方巾短袍延送至中門止蓋以師道自居也有強項不執贄者卽於上臺處媒孽故無不望風而靡

予爲刑垣時見言路諸公以頻過閣臣爲愧至此番獨不然每清晨過閣臣門馬扇重沓非某科亦某道周輔延儒喜歡美故多媚子吳輔姓尙聲氣故間出僞士惟蔣輔德璟有才名喜掖後進知名士多附焉予與沈給諫廕培崇禎辛未歸安人往謁見座無虛席止立談中門飲茶

堦下而退子上馬顧問廕培曰何例廕培笑曰新例也子族兄沛諸生興化人國朝徵賢良方正不就同邑吳輔姓甥也子賜環

北行語子曰弟行矣何以益吾舅子曰但不爲累兄曰

何累予曰不肖者貪利則假同邑相公以招搖賢者好
名則假同邑相公以標榜皆累也及抵京聞周吳二閣
臣處人競挑激時韓給諫如愈予同邑同籍也入謁蹙
眉曰吾輩一門人一同里兩姑難爲婦若何予曰非公
事不見亦非公服不見耳如愈首肯故予二人遊二輔
間獨免於評論

韓給諫如愈起家單門然爲令清及居言路亦孤立無
附時江南北閣臣一座師一同里皆不暱也予登堂謁
見大書一對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腳跟不着東
西方爲君子予爲揭去曰予與公刻心可耳何必對也
子與韓給諫如愈每謁吳輔牲則曹給諫良直

崇禎丁丑汾陽

人龔給諫鼎孳

崇禎甲戌合肥人

必先而坐話畢偕行行至堦

下良直必曲躬辭送曰門生不敢鼎孳曰予陪率以爲常然兩公皆險刻每遇早朝則自大僚以至臺諫咸噴噴附耳或曰曹糾某某或曰龔糾某某皆畏之如虎兩人與姓密人有以此併疑姓者

龔給諫鼎孳曰趨吳輔姓門江南諸人噴噴疑其構周輔延儒隙姓一日語予曰龔故非江北人所用先未考選時委身江南與周仲璉

崇禎甲戌長興人

誓不相負故介紹

首揆以黃門擢耳旣列黃門見江北風價稍高故回面就此

傳給諫振鐸

崇禎丁丑題名碑作金鯨人

臨川人會具疏云凡招權

納賄言清而行濁者雖曰講門戶日附聲氣而亦真小人也凡不招權不納賄品高而名聞者雖門戶無講聲氣無附而亦真君子也時龔給諫鼎孳面詆其非遂相闕一日鼎孳言及逆案振鐸佯曰能相示否鼎孳出諸袖振鐸故指龔孳肅

萬麻丙辰合肥人

問曰若爲誰鼎孳曰予

嫡伯也最無行振鐸一笑

曹給諫良直龔給諫鼎孳居言路日事羅織予每騎過二人寓見有扇倚門問之必彼此過從也偶一日往謁鼎孳門者固拒予指曹扇詰之遂入時鼎孳尙未櫛沐與良直同話內室不得已邀予進予微諷曰言官難兩人問曰何難予曰言有言之流弊如謫官杖獄皆言官

本分惟以一疏故而或云指示或云附和推戴致君父
疑而寮案搆此流弊也又曰往予初入刑垣言事甚銳
獨同鄉金公光辰語予云天下好事不是一人做盡予
初疑及以寬刑數疏奉嚴旨他無所念惟念老母在堂
恐貽慈憂方歎金公言不誤耳兩人知予諷彼不悅然
以予與吳輔牲同里故不敢侵

熊司副開元

天啟乙丑嘉魚人

故給諫也往因周給諫瑞豹

天啟

壬戌秀水人

作令時以某項錢糧未完先出已貲代納故得

與考選已事發奉旨議處時周輔延儒以瑞豹其門人
力救且言如瑞豹比者甚多故牽及開元亦坐謫至是
欲求賜環又以非建言不得心愈恨糾延儒一疏實孫

廷尉晉意授人疑晉欲吳輔姓爲首揆故有此疏然疏中所指皆藥石也未幾晉出爲宣大總督

熊司副開元請對意在攻周輔延儒故請屏人諸臣請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請退則諭止之故開元不能暢所欲言上命開元具本蓋欲其直發延儒之過延儒心疑托吳銓曹昌時至開元寓故開元疏中所言半爲昌時勒刪上怒謂其陰陽兩可幾欲置之死

駱金吾養性楚人周輔延儒特用也吳輔姓以序不應及獨謂不可一日召對言及各衙門弊竇多端姓言錦衣衛尤甚衛役冗雜宜加清釐近有疏及者已擬旨兵部察奏如實當賜處分延儒亦言近日緹騎奉差逮人

需嚇尤橫卽途遠撫按拿解可也不必又遣緹綺上然

之養性不悅適熊司副開元姜給諫塚

崇禎辛未萊陽人

廷杖

旨下養性密語同鄉廖給諫國遴曰有密旨置兩人死
子不奉詔國遴以告曹給諫良直良直卽草疏入告謂
無此旨養性不宜謗君有此旨養性不宜自詡疏上以
爲必勝然竟留中自此恨良直入骨又以良直與姓密
故并疑姓

曹給諫良直疏既上久留中不發一日召駱金吾養性
至以疏示之養性飾辭對遂解不知其所飾何辭也然
亦無意殺熊司副開元矣已再訊開元遂盡舉閣臣私
語以對大約皆指周輔延儒守不潔而吳銓曹昌時所

言亦供入疏內疏上發閣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矣此他日所以死也時吳輔姓勸延儒宜自引咎而請釋言者延儒不能從

孫廷尉晉先在言路以聲氣自雄然爲人圓巧善於迎時及總督宣大予謁之城外見其身着兜鍪整忸怩作書生面目聞處江南江北兩輔間頗有趨忤故出之若之何以封疆爲戲也至宋納言學顯

崇禎戊辰吳縣人

所舉邊才

乃同里錢位坤位坤故南職方郎風流塲中豈有折衝耶邊事安得不壞

成樞曹德

崇禎辛未霍州人後殉國難諡忠毅

寓江南每昌言於

人曰周老師大錯忽一日風聞長安言與馬翰林世奇

于銓曹重謀疏糾周輔延儒并及周儀曹仲璉仲璉逢人垂泣愬其羽翼正人功已知訛也人皆哂之

周儀曹仲璉

崇禎甲戌長興人

與周輔延儒密自稱猶子每致

書於人目曰輔叔與昔之無賴曹欽程

萬厯己未彭澤人

呼馮

輔銓爲家師同然無螫手人鮮怨者一日有給事往晤仲璉周儀曹鑣適至給事遜坐仲璉遽曰舍弟給事笑曰若令弟則僭坐矣

鄭冢宰三俊以聲氣與周儀曹鑣密每入見非竟日不

出揭陽令張明弼

崇禎丁丑金壇人

鑣母舅又師也撫按交薦

三俊獨欲處之曰吾有腹肚單又原任封邱令曹宗璠

崇禎辛未金壇人

鑣婦兄先以銀六兩餉邑紳邊刑曹之靖

萬厯

已未封邱人爲厥緝禁錮具疏求雪久擱不復人皆謂
先令興化

鑣所爲予不信曹張出鑣手書保扎以示先諄諄引咎

後云此後患難功名皆鑣躬任且有同邑諸公花押而

吳廷尉履中天啟乙丑列名焉時鑣爲韓給諫如愈所

糾恐兩人乘機出疏故也是耶非耶

鄭太宰三俊素有清望予疏中曾及之及爲冢宰誤任

吳選郎昌時用舍一憑指授而周儀曹鑣亦與故韓給

諫如愈糾鑣并尤三俊偏聽然前糾昌時者吳都諫麟

徵祁侍御彪佳後皆殉國乃一二偏袒羣王猶目麟徵

等排擠正人信哉朋黨之能亡人國也

吏科章都諫正宸崇禎辛未以罪行上慎重其代周輔

會稽人

延儒舉在籍吳給諫麟徵對遂用之初延儒以己與麟

徵俱先後出張中丞延登

萬曆壬辰章邱人

門故力行推挽及

麟徵抵任落落難合謁見甚稀一日往見延置上坐敘
同門交謂曰吾以言路第一要任屬公知否麟徵曰公
不審某不肖願申公誼以報私恩延儒不悅及欲復馮
輔銓冠帶麟徵謂非大賢殊杰不宜輕改成憲又延儒
曾因會議首舉一曹郎姓氏詢百官皆許其當麟徵復
有言自此與延儒隙矣

上以邊寇交熾與周輔延儒議南遷命無洩傳聞懿安

天啟后

張氏皇后語周后云此周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寢

在此遷安往且厯言周短周后

崇禎后

以聞上大怒遣宦

者往詢索傳語者懿安堅諱上堅請迫欲自縊不得已
乃遣周代征蓋觀其後也一云駱金吾養性重賄周后
父奎故后言之未知孰是

周輔延儒出征邀方給諫士亮

崇禎辛未
歙縣人

從行與子皆

門人也時周門客猥雜予語之曰凡觀人當於其骨今
日頤指他年下石無兩人也若非門生須不屢邀不往
若門生亦不邀不往方可信耳軍中暇時幸及此然已
無及

周輔延儒出征時識者知上意疑之必有朝行夕伺者
及至軍中用劉總兵澤清

東平伯

爲中軍官諸大將及偏

裨奔走如蝟猶居長安時內官密以聞上始大疑

癸未正月二日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又三日午後傳各殿昏煙起疑有火災諸閣臣出視見各殿及門脊上冉冉若炊煙而微淡久之乃息亦異云

崇禎癸未三月湖廣塘報李自成

米脂人

攻陷襄陽承天

失守上召對隕涕諭吳輔牲曰卿向厯巖疆可往湖廣督師以圖恢復牲請發勁兵假便宜以往命條奏來看牲疏言李賊蹂踐兩河聚眾數十萬我兵怯弱未敢一矢加遣總鎮左良玉退避漢陽不肯用命殺賊而乘亂肆掠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與敢戰之將統之南征方可恢復承襄掃清陵園南京豐芑重地恐賊窺伺亦當兼顧而兩河則責秦督孫傳庭出師南北夾勦疏入不

下牲請面對上御文昭閣召入諭以所需多兵難以猝
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牲奏左良玉跋扈近閣部督
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又河南總督羸卒數千僅充輿
從臣卽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閩部而良玉退據江漢更
有甚於河南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追勦勦寇
退可駕御驕帥若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
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時
陳輔演天啟壬戌
井研人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牲言
臣之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使臣出而仰面強鎮束手
待賊然後呼籲事機一失臣有不忍言者上始怡然曰
先生言是乃命下兵部議張司馬國維天啟壬戌
東陽人請以

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又言此項兵馬皆發去防邊必俟師旋方可調度上曰姑俟兵集啟行未晚也已北兵退演復具揭留唐兵已得旨姓又揭請集所調兵時上命兵部另議徵調實無一兵遷延久之姓遂得罪初楊閣部嗣昌出視師九調良玉兵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了總督啟膚萬曆己未永城人代之則往來依違爲良玉調遣文書時人諂爲左府幕客姓之所言不爲無見但良玉素服姓威名聞其至必傾心聽命且欲屈節以見而姓不知其意且欲集兵以制乃馴至齟齬停待成命中格而國事亦隨之事乃關天非獨姓之過也

吳輔姓奉旨勦寇久未行適周輔延儒奉旨代征朝拜
命夕出都時蔣輔德環言於倪司農元璐曰上欲吳公
速行緩語相慰者試耳觀首揆疾趨可見予聞倪言卽
往告姓姓曰無兵安往時孫都諫承澤崇禎辛未順天人亦力
言宜速姓皆不以爲然蓋因姓屢奏請行以無兵爲言
上曰徐之邊事靜則兵集獨卿往何益然聖意實欲姓
先行而以兵繼之也初姓奉命後孫督傳庭將出兵勦
闖上以語姓姓力言宜持重無信間諜以墮賊計上不
以爲然則已窺見其端矣

吳輔姓面奏欲疏請蠲楚賦謂民久困兵火徵必不能
應且令仁聲先路則安民卽勦寇勝着耳允之及疏入

留中蓋不欲恩歸臣下也

白總兵廣恩本流寇麾下兵數萬甚銳時趙督光忭爲

人粗率先未告廣恩密請召廣恩入京錫之宴用爲武

經略時上頻誅大帥又故袁經略崇煥

萬縣人未

亦以

召誅廣恩先失機心疑擁兵不至以索餉爲名盤桓真

定城下時吳輔牲欲上嚴旨治罪而已爲力救卒之勦

寇自贖以密揭請廣恩甚感不數日上命內臣二人齎

銀二萬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意驕遂不爲牲用

秦督塘報左良玉

寧南侯臨清人

兵駐武昌賊船過漢陽爲左

兵追殺復退上密遣中貴賫金幣往營諭之未幾楚按

臣疏至並無追殺有功情密狀吳輔牲密具揭言左鎮

坐視承襄之陷退避湖南方懷疑懼今復遣內臣往若
追殺報虛疑懼愈甚乞暫停遣俟察實命兵部差官照
常賞賚未晚也御批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爲
措給糧餉朕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枝勁兵助先生徂征
半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上寬假左帥若此

吳輔姓語予曰我日請兵兵不集若足跡先越春明恐
當事者愈作秦越人視耳及邊警弛先所請唐總戎通
兵又爲陳輔演揭留云關門不可無備不得已刻期辭
朝行之前一日出勞從騎上猶命內官賜銀牌給賞越
一宿忽責其逗遛命輟行入閣或云駱金吾養性之媒

孽也

吳輔牲既奉旨杜門待罪予往謁適龔給諫鼎孳至曰
必首輔所爲牲正色曰不然適蒼頭自閣至見首揆揭
繳聖諭且力爭既繳復發安有一面媒孳一面解釋者
鼎孳無以應方知兩輔水火皆若輩構成也不數日首
輔看議旨亦下

周輔延儒應對票擬機敏稱上意吳輔牲自言不及然
門客猥雜酬酢紛紜竟若忘爲雄察主也及北征歸猶
錫之宴手玉卮賜宴又失機范督志完趙督光忭等或
戍或徒不由刑部由閣擬皆從輕悉俞允不數日命九
卿科道會議惟五府一單稱其有功無過餘九卿科道
議單皆褒貶相半獨會都諫應遴被論註籍出一議單

托同官持至議獨峻未之用及予輩入垣見是日新下一疏乃應遴數日前所上也中二語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觀者失笑

周儀曹鑣抵京逢生辰周輔延儒躬往拜之若甚密者及延儒奉旨放歸鑣欲自解正色語子曰吾欲糾首輔子曰當首輔得志時不獨公宜糾卽予爲門生亦宜糾不糾誠負國今乘危下石非君子所爲鑣乃止

往例科道疏互駁皆控御前無抄參者抄參則撫按及部疏也會劉給諫昌天啟乙丑祥符人於數月前糾趙督光忭

又云范督志完可用志完河南人與昌同鄉光忭江西人與曾都諫應遴同鄉也及疏下志完已決裂故不直

昌疏者眾但應遴抄參過耳昌怒疏劾應遴歷數反覆
罪中有云譬如倚門妖態送故迎新愛憎易心於轉盼
譬如傅粉梨園扮男飾女黑白換形於須臾疏上留中
曾都諫應遴與韓給諫如愈皆兵科或言散員不宜糾
都諫如愈正色曰若都諫賢則敬之若都諫奸則糾之
吾忝居言職敢恤寮誼而欺明主哉遂疏糾有云應遴
先爲楊嗣昌私人便辟庭中啞呼闖側故繇兵部改兵
科者嗣昌力也迨嗣昌既死則力攻嗣昌疏請剖棺戮
屍夫嗣昌卽有罪卽應剖棺戮屍而豈應遴之搖尾生
前反唇死後者所宜以怨報德哉其反覆一也嗣昌旣
殞則附薛國觀然誰爲介紹而進之者國觀同鄉詞林

衛胤文

崇禎卒未韓城人

也迨國觀遣歸又疏彈胤文爲解免

地時胤文徵色發聲云彼手書在應遴始惶懼求解得冥無言其反覆二也國觀旣斃則又附周延儒近於公座語人云我一生不負周老先生迨延儒奉旨看議則又從註籍中倉皇送單讀其議凜然霜鉞矣及臣歸垣發鈔則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又應遴疏也議單方出媚贖旋下詆延儒抑詆韓范耶其反覆三也昔呂布後漢九原始反丁原再反董卓則爲二反劉牢之漢元王初反王恭繼反司馬元顯終反桓元則爲三反應遴之反二耶三耶且偶牢之而過布矣次日上置紅匣中命一內官送閣擬票閣批有該部參看等語竟留中或見應

遴與吳銓部昌時同謁一大璫疑其有妙用也

韓給諫如愈以同垣後輩糾會都諫應遴旨雖未下傳

誦遍長安獨龔給諫鼎孳不平欲約同時兵垣救應遴

而劾如愈時右給諫吳公甘來

崇禎戊辰新昌人後殉國難諡忠節

介不從遂止甘來應遴同鄉鼎孳如愈同鄉也如愈

與同門陳計曹道暉最洽及遷廣平守又疏言其非才

是能不徇情面者

楊司馬嗣昌條奏機宜自一至數十繩繩不絕人笑其

以口擊賊耳及會主政應遴改兵科亦踵故智北兵入

日具一疏上一日召詰曰汝爲兵科嚴戰守効功罪約

言不煩足矣日疏何贅也應遴慚而退

魏編修藻德

崇禎庚辰狀元通州人

前科狀元也先上屯田禦敵

等疏平平耳留中至是忽召對褒其前疏語畢云朕將

大用藻德遜謝上曰爾不聞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耶越

數日大拜周輔延儒奉旨看議

袁給諫彭年

崇禎甲戌公安人

先以司理轉禮部因病乞歸及

起補復疏求考選陳輔演嚴駁不行彭年又託周儀曹仲璉言於周輔延儒再疏票允始授科至是乞差不下杜門養病及見會議旨遂首糾延儒疏列多人而不敢及仲璉仲璉太息每指階前石語人曰此某蹠天指心誓不負政府處也

周輔延儒看議甫數日武德道雷僉憲績祚同奏卽到

大僚則范公景文

萬厯癸丑吳橋人後殉國難
諡文貞國朝改諡文忠

等詞林

則方公拱乾

崇禎戊辰
桐城人

等言官則朱公徽

崇禎辛未
進賢人沈

公肩培袁公彭年等景文雖周同籍然甚疎每謁則辭
不見拱乾新入都徽與肩培皆門生人謂發蹤指示者
同鄉龔給諫鼎孳也疏中所劾御筆塗抹處若甚怒首
輔者且召縝祚見越數日抵京又越數日方入對上意
若不屬者及見召方翰林拱乾與質拱乾辨晰甚明且
云臣不敢自謂賢即果大不肖欲爲志完行賄而敵騎
充斥安敢載數千金入都且志完與延儒門生也又有
子爲金吾賄豈籍外人縝祚遂屈不數日命復任亦無
優擢人謂陳輔演密間之也

雷僉憲續祚因參周輔延儒召見揚揚有驕色以總憲自居其掌扇大書云不要錢不怕死武德道己命復任始氣沮

周輔延儒既奉旨放歸猶疑曹龔二給諫有言託吳輔牲代解不數日良直糾疏忽上時牲尙未出都良直不時過從故人愈疑之牲與子云彼晉人以吾撫晉故云門生渠自爲之我不知也疏下塗抹與雷疏同然良直數日前又頻過周若甚款殊不可測也

吳輔牲將出都語予曰幸語龔給諫弗言及首揆人將謂吾教之及行後鼎孳出疏糾劾臚列六十餘款又密疏一封力言王應熊

萬麻癸丑巴縣人

爲延儒私交疏上皆留

中周輔之逮與應熊他日之至而旋斥皆由此噫密疏已非體又延儒行時鼎孳遠送偃僕輿前其叵測又如此或云鼎孳諸欵皆得之給諫廖國遴楊枝起往入幕時所記也

吳輔甡行後黃輔景昉

天啟乙丑晉江人

語予曰吳公必有後

禍予問故景昉曰每閣中見劾周疏必云發蹤由吳恐浸入聖聽禍同連雞耳其意蓋指陳輔演也演素與甡不協故云

予入吏垣時江之南北各推同鄉二政府爲主遂分南北黨旣又以光給諫時亨翼給諫鼎孳爲一黨以予及方給諫士亮韓給諫如愈爲一黨以予輩三人皆江北

獨孤行無傍故外之也

沈少宰惟炳

萬曆丙辰
孝感人

居言路時以東林爲魏璫削奪

至是復與江北左時吳輔牲以督師候集兵未行惟炳

楚人疏請牲速之楚牲以事不先商相見時辭色甚峻

惟炳遂劾牲逗遛及牲罷惟炳來謁予言此劾本非得

己因爾時家報至云武昌陷不惟闔家飄零亦闔城塗

炭故憤慟交迫疏言吳公早行必不至此耳時陳給諫

泰來

崇禎辛未
新昌人

疏亦點綴數語劾牲者兩人而已

光給諫時亨有疏及周輔延儒云利歸羣小玷集厥躬

人皆以爲當延儒聞之亦首肯

吳輔牲督師時光給諫時亨自請監軍以牲不行止後

又乞慰安惠藩差時應以此差行者沈都諫肩培也肩培是歲應入春闈會都諫應遴以肩培科資先已恐不行則己入闈無階陰唆龔給諫鼎孳止時亨行遂己時亨失身闖賊致罹刑辟若輩誤之也

往例科員入闈皆論資先後是科應入闈者四人首吳都諫麟徵次吳給諫甘來次沈都諫肩培次予次會都諫應遴也吳銓曹昌時龔給諫鼎孳皆與應遴密爲圖入闈雷僉憲續祚之參肩培半由此至是予以兩叔入闈堅欲乞差應遴自幸唾手可得不意前輩辜給諫朝薦又至時予以吏科右應轉工科左而應補吏右者朝薦也於是應遴與昌時計謂不轉予則朝薦無缺可補

無官何緣入闈未幾以本至會極門復追回然一面追
回又一面以單報吏科踰二月旨不下一日朝薦語子
曰公未升蓋疑子也予駭往查果然時具黃門非假升
之官一疏將入告聞蔣侍御拱宸崇禎甲戌丹徒人疏上念乘
危下石不可遂焚稿

上召對知推俱以圈點爲高下蔣侍御拱宸初得圈自
負必科然上以巡方任重欲概置御史會有覲科者謀
之吳銓曹昌時時北兵新入昌時言於周輔延儒示意
張司馬國維於是薦候考知推十二人察視諸郡城守
謂已有巡按非科不可皆借題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
言昌時復嗾當路以拱宸監趙督光忭軍時范督志完

盡調重兵堵所守口而光忭諸守口甚疎拱宸懼獲罪
促光忭戰戰輒大敗昌時又致書光忭勸以催戰罪拱
宸光忭不從以書示拱宸合疏上聞謂往日以不戰挫
今以戰小挫未可深罪也會昌平內官以大挫報上怒
時拱宸疑昌時喉之故冒險發通內諸欵昌時激之也
吳銓曹昌時通內每閣票一旨必先知是以眾論沸騰
具疏乞休擬票云吳昌時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聞周
輔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時已宣言於人謂已得溫綸及
與蔣侍御拱宸質御前拱宸幾屈惟所糾預聞旨一欵
上取原票閱之果是故敗

吳銓曹昌時與吳金吾孟明密及駱金吾養性以楚人

地中
繼盡革孟明諸厥役與昌時相通者昌時怒欲除養性

以己心腹代適朱侍御國昌

崇禎甲戌合肥人

疏糾養性養性

所費幾及十萬方解或云周皇親奎力周輔延儒亦有
易養性意故養性并怒焉

蔣侍御拱宸劾吳銓曹昌時有通內數欸聞上日置案

前親閱訖納袖中不令內官見及旨下乃御票也往

御票諸疏真草相半此獨楷書止一畫帶草耳黃侍御

耳鼎

崇禎丁丑
蘄水人

亦有疏糾在拱宸先獨不下

陳輔演者吳銓曹昌時鄉試大座師也自周吳二輔行

後昌時與曹龔二給諫又百計圖演聞演親過昌時寓

致慫慙且托人語曰俟入春闈訖卽行然恨昌時入骨

矣其得禍本此

上御中左門召蔣侍御拱宸與吳銓曹昌時對質命錦衣衛備刑具昌時初詆拱宸監軍時匿失機不奏上詰之拱宸對多支飾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詰昌時通內各款昌時堅執不認命錦衣衛加刑吏科吳都諫麟徵奏曰臣聞祖宗朝刑人不於朝廷昌時罪無所逃宜下司寇治以明國體上曰吾患刑部多所瞻顧不能盡法耳時昌時足夾幾折不勝痛磔磔曰臣俱承認便是遂下獄事訖上復作色語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法又朕命姓督師百計延挨爲推卸地延儒被糾姓何獨無糾旣而曰朕雖言知終無糾之者

本宜一同逮治姑念國體所關着錦衣衛俱喚來候旨
時攜皇太子同出立久亦倦極憑地蓋陳輔演孽牲於
內駱金吾養性構延儒及牲於外然激成兩輔臣禍使
羣小藉爲口舌者曹龔兩給諫也

吳輔牲得罪被逮南京史司馬可法

崇禎戊辰
祥符人

疏言牲

賑秦撫晉素有重名日者奉命督師以調集兵馬耽延
時日但牲拜命時卽將布置情形移書於臣又慮鎮臣
左良玉不爲用卽委良玉差官持檄慰勉之身雖依於
闕下心已徧於行間至於慮將帥跋扈而力請多兵亦
非得已察督師楚撫原各有兵萬餘自左鎮倡議勤王
盡爲收去江督袁繼咸

天啟乙丑
宜春人

屢次索取僅發三百

餘名而楚撫王聚奎

崇禎戊辰
郟縣人

則求一名不得若輔臣

視師兵力不厚豈不損兵威而辱國體乎臣於六月間
晤姓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欷歔一時偶誤其罪或
可原向後自贖其效猶可責也疏奏留中

吳銓曹昌時先陷故輔薛國觀內閣王中翰陞彥以乙
榜坐罪棄市至是人夢陞彥曰吾已訴上帝夙寃獲伸
昌時不日禍及矣未幾難作

周輔延儒軟美凡門生故人有求鮮不應故疵議遂集
吳少廷尉履中嘗曰若周相去其欲則周召何遠之有
子曰不然若吳公去其偏則周召何遠之有姓賑秦撫
晉聲望赫然滅於爲相時蓋緣認門戶太着論是非

不論真偽故偏也鄭豕宰三俊亦同此累

鄭庶常鄭吳銓曹昌時皆奸人也一附黃翰林道周一附鄭豕宰三俊人欲擊鄭恐累黃公欲擊昌時恐累鄭公故上獨斷誅兩人卽孔子誅少正卯不過是也

黃給諫雲師

崇禎庚辰德化人

號雷岸王侍御變號雷臣皆疏

糾賀罔丞王盛

崇禎戊辰丹陽人

時人有二雷擊一賀之笑時

辨疏先糾疏下云賀王盛已有旨了竟不知何旨越月餘雲師疏方下

予爲刑垣時見言路諸疏以四日下間改票亦六日下及此番入垣獨異或數月或半年一年尤可異者督撫或請兵餉或補官皆中閣又北兵已退半載而邊臣諸

告急疏猶續下傳者以爲北兵再至也

趙督光忭猛率喜談兵以北兵入口方赴召聞於某山下遇敵諸將欲走惟光忭坐地不起以死自誓諸將迫之方歛兵稍避得免然卒與范督師志完同誅人頗以爲寃蓋上因白廣恩一事愧且恨不盡因失機也

馮司馬元颺與倪司農元璐同心別釐請兵則核餉請餉則核兵此兩部通算法也後元颺以憂勞成疾上遣中使往視賜酒米等物名賜實囑也尋以真病得放

天津馮撫軍元颺

崇禎戊辰
慈谿人

耄言路諸公皆知不勝任

然無敢糾云恐得罪正人後闖勢漸迫不得已始代歸與元颺相繼卒元颺清挺元颺機敏介不如兄也兩公

居鄉甚善故皆以功名終

陳少司空必謙

萬厯癸丑常熟人

聲氣夙望也予往謁語子曰

往東林初起皆仗楚周吳兩政府相繼敗時人皆謂駱金吾養性所爲養性楚人

往給諫初入言路或劾糾或條陳見邸鈔不絕至左右則漸登音矣然都垣尤甚大抵散員遷至都諫則視京卿爲掌中物得失交戰故所言必少必平間奉旨條陳則又獨後官而言後罔愧也予賜環後轉右旋轉左一載得十疏時寫本者阻予曰數矣予曰何謂對曰散員以月諫左右都以季諫予笑曰我不願爲季給諫陳啟新以無賴濫竽省垣但諸公所劾賊欸實莫須有

謂不如是不足聳聖聽耳然啟新非無欲而人不敢賄恐以爲奇貨故也時奉旨下撫按察奏啟新已逃後子過淮安訪之史總督可法可法止笑云渠貧耳若可法以爲虛則言官姜給諫塚等必獲罪若以爲實則所坐數千誰償或云可法故縱之其妙用也

錢塘劉烈女者幼許吳生嘉諫年十九鄰有富兒張阿官屢窺之一夕撥梯入女呼其父共執之候曉鳴官阿官姪遂倡劉氏誨淫縛人取財之說鳴金聚眾眾皆信之女哭告父日向未污吾身猶可活今污吾名不可活也我當死告鬼求直耳卽自縊官驗之時盛暑暴日下無屍氣其夫嘉諫初惑人言不哭及令人薙眉察之知

其真女也伏屍大慟女目忽開迸流血淚數行若對泣者阿官延訟師丁二堅執前說女見形於丁二曰若以筆污我吾先殺汝二立死時江濤震吼裂崩岸上下人以為女冤官遂杖殺阿官并姪

宮中有秘室久錮不啟上特命啟之見篋內有元人朝會圖一冊胡人華人皆分行坐上見之不悅此吳銓曹昌時親得之內侍口者外傳啟畫三軸非也已北兵入燕其言始驗時昌時死久矣

予一日與某同籍謁周輔延儒自午至暮不得見一長班耳語曰有四人方巾便服徑入後宅矣予問之其一銓曹一儀曹一兵曹一同鄉閒署也予歸而歎曰吾師

必敗矣他且弗論安有以趨熱銓曹者吳選郎昌時也
不起物議者不數日敗銓曹者吳選郎昌時也

張司馬縉彥

崇禎辛未
新鄉人

初入都召對忽傳范司空景文

接密封已出對諸廷臣長吁言曰新大司馬經濟乃爾
及詢之則縉彥奏周府金銀數百萬皆沈汴河欲選慎
密司官作速打撈故也會國亡不果行

上用人屢不效又思用侯伯曰畢竟是我家世官其最

屬意者襄城伯李國楨

永樂初李濬
裔和州人

與撫寧侯朱國弼

景泰初朱謙
裔夏邑人

誠意伯劉孔昭

劉基裔
青田人

忻誠伯趙之龍也

國楨後殉難

上即位後每勤召對人漸以口舌迎合如黃侍御澍其

尤也最後無賴董心葵

武進人

亦緣周輔延儒鷹犬謬邀

召對辜給諫朝薦疏云臣子任事決無不出於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誠練達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稱足任者如盧象昇史可法亦祇實心實做若與楊嗣昌張若騏等粉飾鬪辯必不能遠過繇是觀之在此不在彼況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於電炤然既察其才辯又當察其樸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嘗試追悔何及疏上留中

往例司禮監內官如外之翰林不繇他衙門進元年冬

上始親考命作時藝首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中鄭內
官之惠曹內官化淳皆升隨堂後又拔季端入司禮端
京師人本子矜然入司禮後頗與外人交通後以賂遺
事發自殺

國朝祭帝王陵寢不及夷君惟元魏孝文帝以用夏變
夷獨得列祀應祭於洛陽之瀍西而國初禮官沿襲宋
誤祭於陝西之富平蓋其孫文帝都關中故陵在此非
孝文陵也予言於禮科沈都諫肩培疏云魏有兩文帝
名宏者用夏變夷蔚然令主名實炬者政在宇文徒擁
虛器按魏書馮后傳云孝文遷都洛陽自表瀍西以爲
山園之所今乃祀於富平是否無誤所當亟議改正疏

奏留中

東林諸君子皆以文章氣節廉隅相高卽間有假借猶存白日面目予初入垣猶然及環召後見諸掃門政府者言夷行跼恬不知愧而省中尤橫予知必爲國禍痛切言之惟韓給諫如愈傅給諫振鐸朱給諫徽以爲善愆怠速奏初疏云臣觀古忠臣事君居安則不逢其所喜而遇警則必隱其獨憂今皇上宵衣旰食日厯咨儆者非憂在邊寇乎故臣謂今日策門戶獨與諸臣異蓋諸臣所持在內則爲剖忠別佞清議獨標之門戶而臣所爭在外則又爲防危圖安仔肩共力之門戶也一日邊今特暫伏耳然再逞奈何若問北門之鎖鑰誰司則

當以三協爲門戶脫烽火復懈於傳致令穿塞而入則北之門戶隙矣一日寇今猶盤踞耳倘揚帆奈何若問陪畿之扃鍵誰轄則當以兩淮爲門戶脫干櫓不戢於搖致寇呼風而下則南之門戶又隙矣故臣謂國家兩門戶莫大於此而大小臣工所當急圖鞏固以寬我皇上焦勞者亦莫大於此雖然是未可與全軀保妻子之臣謀也臣以爲正當與全軀保妻子之臣謀也今試問邊騎所蹂躪鬪獻所翦刈誰是身膺簪笏幸保首領者其他衣冠子女或繫虎穴或拋中野而畢竟吾軀能全否吾妻子能保否故謂君事視身國事視家猶落第二義而臣謂舍君別無身舍國別無家直一體也若猶怡

堂如故鬪穴如故有薪獨貽君父卧有膽獨貽君父嘗

安乎不安乎昔朱韓琦

諡忠獻

范仲淹

諡文正

皆經略西邊

而迨其續登揆席也雖二三宵小百計媒孽然無能損

其邱山之望而君子終勝小人終誦則莫封疆於外正

以持門戶於內也且今之門戶亦駸駸莠亂苗矣蓋始

猶正與邪角而今則邪與正混言夷行跣文章之外另

有肺腸致涇渭不分可歎也乃其最無賴者不爲公家

指佞屈軼而爲私門善眩胡人忽伊啞入幕忽叱咤反

戈世道江河長此安底夫士君子行已當於炎處尋冷

故非獨貪如巖嵩

宏治乙丑分宜人

專如張居正

嘉靖丁未江陵人

所

宜裹足卽望塵三楊士奇

諡文貞泰和人

榮

諡文敏溥石首人

門終是趨炎有心耐冷無骨耳況下馬者乎掃門何親
下石何捷猶覲顏自標曰我正人也直臣也如見其肺
肝然則何益矣故臣謂門戶之大弊極蠹至此輩爲烈
而孰端孰邪將安從辨則請仍從封疆辨果閉門誦經
聞敵股戰必王欽若輩也是謂真小人小人愛其身果
飲博譎呼對虜色奮必寇準

萊國公
華州人

徒也是謂君子君

子愛其國故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猶中主狐疑
之見而惟以奉公之誠僞任事之虛實定立品之端邪
則諸臣固不必以門戶自標皇上亦不必以門戶致疑
直相與滌肝協膽人人自赴於籌邊畫寇之場已爾蘇
是功不自我立可也朝廷苟有肩事之人此身卽不必

在朝廷繇是恩不自我尸可也怨家苟有利國之爲此日卽可用怨家封疆之門戶鞏而朝端之門戶合一道同風其在是乎疏上留中再疏云臣聞古人臣忠國時平則崇清議而勢急則幹實功故臣近者有疏欲諸臣以籌邊畫寇爲先然非盡言提醒恐猶膜外視而元黃水火之戰不向外敵而向中朝也夫自古君子與小人角無論已卽以君子與君子角而究竟何便宜之有是故宋雒蜀朔之幟標則君子分曹以角而熙豐小人卒伺間起問曾去雒容蜀否問曾去蜀容朔否蓋至感生抱蔓而悲深狐兔始追悔向者同根之煎爲失策也嗟其晚矣故以君子與小人角猶勝負半惟君子與君子

角而以小人乘其敝則一蹶不振之道也且今之君子亦豈盡如雒蜀朔之徒咸卓然有以自標哉不過一二敗類貌君子而實小人者此分門彼別羣廟堂之心戰猛過鉅鹿於封疆何利之有且不特此也遇君子則能爲君子之言或理學或節義旣欲襲弄簧之百舌以鼓喙遇小人則能爲小人之事或情面或賄賂又欲效獻媚之九尾以掃門如吳昌時廖國遴等比比是也謂是崇清議乎幹實功乎諸臣何助競焉昔唐安祿山叛時起郭子儀汾陽王諡忠武華州人爲帥時李光弼臨淮王諡武穆昌黎人素不相能入見請死子儀趨抱上堂而泣曰今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故人知其能收功於百戰而不

知其止收功於一着夫所謂一着者人和也今邊驕寇橫勢極倥偬而文與文相廕若身居暇豫其識出唐二武臣下矣臣聞鼎之爲器獨舉則壯士折肋而合肩則懦夫增氣邇者餉匱矣兵懦而驕矣督撫或才不副任或用違其才矣若止以一人肩一事而不合眾人籌一事非策之長也臣願自今以始上而閣部中而臺省部曹皆勿作局外觀而以羣力佐獨力之不及一若人人有戶兵二部責又有督撫責者然且使諸臣果羣厲除敵之戈則同類之戈自息何也專於此則不分於彼也然則仗馬之不鳴乃爲息乎蓋鳴梟必搏尤望鸞鳳來儀若盼彼鳴梟快吾彈射亦蛇蝎螫人之肺腸耳此臣

願爲居言路者下一鍼砭也若人是非淆於盈廷而聽之眾咻則愈惑端邪迷於築舍而決之聖斷則立清臣尤望皇上簡發諸疏立賜剖決是者俞之非者置之其有倒是非而混端邪者不妨參之輿論定之聖斷量懲一二以警其餘此日囂風其少息乎夫維蜀朔構而始乘之者小人繼乘之者外患爲身爲國兩者無一焉疏奏留中

予嘗歎世事之來必有其漸毅廟出賣遼參卽建州入中原遍地販參之兆毅廟夾吳昌時於廷卽闖賊遍夾諸戚紳肆勒多金之兆毅廟改張侍御任學

天啟乙丑安岳人

爲總兵卽建州改總兵土國寶爲吳撫耿焯爲薊撫之

兆毅廟用無賴之武舉陳啟新爲給諫卽建州入中原
將飼馬肩水放炮各賤役俱任司府守令之兆毅廟以
時藝考內官得入司禮卽建州以時藝考女直蒙古人
得登科名之兆又曹司禮化淳建蘆溝橋城題其一門
曰永昌一門曰順治卽闖賊年號永昌建州年號順治
之兆

予以冊封淮藩行甫出門數步節損忽斷折及闖賊入
都予繳節南畿節者君也折其亡乎

予奉差至姑蘇晤徐翰林汧

崇禎戊辰長洲人

吳銓曹昌時兒

女戚也語予曰吾知伊死久矣人皆欲市恩令人感伊
獨欲示威令人畏如某某敗官某某羅辟皆非其所爲

輒宣言曰忤我眾怨所萃禍能無及

予奉差至揚州遇周輔廷儒舟欲入謁諸僕以緹騎同舟阻予曰此豈門生所爲耶煊赫而疎之患難而親之何害及見周以聖怒不測爲憂予勸速行又曰今日彈劾之人半是昔日委蛇之人何也周惟太息而已

山東勦寇功因中璫濫敘爲公論所譏山東劉總兵澤清上書辭恩廕吳輔姓擬旨允之語周輔廷儒曰中璫昨敘功者上旋卽處分澤清之廕尤濫不可不擬允辭也廷儒默然旨下允辭矣澤清銜恨適澤清遣役行賄刺取兵垣章奏姓同邑署兵垣韓給諫如愈疏糾之奉密旨提問諸役澤清慚懼持重幣至如愈呼使誚讓返

其賄澤清甚恨且疑甞指授然如愈實非聽人指授者
後奉差督餉行至山東遇害中道時坐馬一騎名楊國
柱者指麾加刃云爲主帥報仇澤清使之也初周輔延
儒罷曹給諫良直疏糾之并及澤清行賄予與如愈閑
坐曾曰澤清飛揚久非白簡所能制若因數疏激變言
官必坐罪不則吾輩奉差往返道經齊地聶政荆軻之
事可畏也時予不知如愈有疏故云然竟驗如愈被害
口卽北都淪陷先帝賓天之前一日也澤清又欲殺蔣
侍御拱宸以不值免

甲申二月闖勢日熾薄真定徐撫軍標

天啟乙丑
濟寧人

爲叛

兵縛去汪簡討偉作書寄同年陸給諫朗

崇禎辛未
上元人云

闖賊襲據真定去神京咫尺都門外一步不可行而奸
細滿都城米銀外解無斗粟分文至者太倉銀庫不過
千三百兩內府掃地不過四五十萬何以立國諸大小
臣工無一人可支危亡者聖主日昃不遑焦勞無計今
已調取邊兵吳三桂

高郵人

唐通入援而邊患更烈關門

危殆真不知所底弟命已付之大義如聖主何如東宮
何此所以憤恨於平時悞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
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積漸至
今尙何處伸其狂喙耶南中賴史公祖稍定昨廟議又
要移動弟正色言之曰諸公並江南亦不要耶年兄此
時移孝作忠久臥苫次不妨挺身爲士夫百姓倡江南

一路作何防守賊得志於此勢必長驅而南其不爲秦
晉續幾希矣賊之奸細想亦滿布南畿內地可虞眞定
之失賊尙未到而內已縛總督送出矣賊之奸細有算
命者有開店者有作前程者有投充將領者種種奇幻
地方官與地方士民共緝之方可得其情狀年兄與史
公祖及各臺公祖商而密行幸甚幸甚今都門所恃吳
唐二鎮兵馬得勝則旦夕尙可恃若有意外之變則三
四月間已不忍言弟死不足言南中當思萬全可也嗣
後每與親知遇無不談朝事泣下因與同門吳給諫甘
來密訂同死後如其言

闖賊圍京城馬翰林世奇

崇禎辛未無錫人

與成樞曹德書云

吾輩舍一死無別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而德亦復書云人生慷慨仗節易從容就死難吾輩爲其難亦爲其易乎又云弟老母舍妹爭欲先引決弟止之志在爲其難然慮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已妹先自盡德哭視其縊其妾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張氏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妾皆沒亦自縊惟繼妻一妾一子留居江南金壇縣得免越載餘忽傳德不死間行抵江南妻妾聞之皆忿然曰彼若不死我輩必死名殉實逃何顏生存旣問之妾也其忠義所感刑於寡妻如此

魏忠賢初得志時曹欽程以一主政糾四御史乃周侍

御宗建

萬麻癸丑吳江人

李侍御應昇黃侍御尊素

萬麻丙辰餘姚人

張侍御慎言

萬麻庚戌陽城人

也後三人皆死鎮撫司惟慎言

成子爲刑垣時同官朝審點及欽程名驚其猶生五彪

許顯純田爾耕孫雲鶴楊寰崔應元

中尙有二彪存不知上何以不誅闖

逆陷京師欽程等遂爲漏網亦可歎也

予以壬午冬季過維揚夢予師倪司成元璐爲子題一

絹云深山移靜罹卜築之無聲倪雖上虞實寄籍山陰

深山移靜將彈冠矣果起少司馬至京改司農尋還詹

事府未及枚卜殉闖禍非罹卜築之無聲何

陳輔演新失上意屢疏求去已得旨王總督永吉

天啟乙丑

高郵人上疏劾之言其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不

忠不孝當誅且歷數其裁密撫撤保督諸罪狀演聞之不敢行遂罹闖禍

許光祿譽卿

萬厯丙辰華亭人

所納名妓王微有遠鑒南渡後

微病臨終以所緘一布袂授譽卿曰我死必亂汝可啟之及北兵入吳譽卿將遠匿乃啟袂視之則破衣一件碎銀一包也若錢宗伯謙益所納妓柳隱則一狎邪耳聞謙益從上降北隱留南都與一私夫亂謙益子鳴其私夫於官杖殺之謙益怒屏其子不見語人曰當此之時士大夫尚不能堅節况一婦人乎聞者莫不掩口

予差竣返揚州適吳輔牲以遣戍歸與同郡鄭進士元

勳

崇禎癸未江都人

喬侍御可聘就飲予先至首言昌時反覆

狀謂近讀錦衣衛招見昌時口供云公稱蔣侍御拱宸賢夫拱宸以糾昌時通內故忤內稱其賢者似與謀焉以此下石拱宸并下石公耳姓正色曰不然此駱養性憾予肆行捏砌昌時豈至此語畢元勳至不知予先有言又言昌時媼阿狀往得罪周輔委蛇蒲伏頓頭不起姓又正色不然此嗔昌時者所砌昌時豈至此語畢可聘至又不知予與元勳有言復備言昌時貪橫狀某處納賄若干某事納賄若干言尤力姓訝曰乃爾宴罷姓先行予述予言告鄭又述予與鄭言告喬笑曰三至投杼矣

北都旣陷蔣輔德璟以致政抵高郵云先帝已北來有

見之天津與周后及內官數十人俱妝飾一樣且云郡
邑不宜遽設龍亭哭臨又出黎撫玉田書云吳將軍三
桂方圖闖且有傳定王已在關門三桂破賊立之南來
已知皆誕也

山東王撫軍永吉戢盜除奸家家戶祝一時譽滿長安
有北史南王之稱及北兵入齊地陷五十餘城上赦不
誅改總督薊遼召對引罪上諭以圖功及北都陷削髮
歸其師尙應軫作詩云昔日文山今鐵山文山死節鐵
山還又有人續之云更有疊山能蹈死三山相遇問誰
慚

崇禎末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然

耳目口鼻皆具

自古人君卽位後中宮方生太子一爲商紂亡國一爲宋太子劬盤遊一爲宋欽宗與父徽宗俱被金虜一爲本朝武宗幾以倦勤失國且無後至此爲毅宗皇太子又亡國殞身亦一異也

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呂氏在上今亦有懿安皇后在上惠宗之亡有三皇弟今亦有三皇子惠宗之亡后馬氏殉今后周氏亦殉且廟號之上與謚贈之加自二帝三后以及東宮諸王暨前後殉國諸忠皆駢集弘光時若一案然尤可異也

弘光初先從高輔弘圖

萬厯庚戌膠州人

之請上帝廟號曰思

宗予上疏請改屢擬皆駁最後管少宗伯紹寧

崇禎戊辰武進

人

疏言謚法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

宗有仁祖又有仁宗卜世無窮嘉名有限乃以敬宗與毅宗並請詔用毅

子偶讀一閩紳集見稱毅宗爲威宗已乃知爲隆武

唐王

時所改也按漢桓帝廟號威宗以無功德罷北齊高洋先謚文宣皇帝廟號顯祖其臣祖珽有夙憾言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旣非創業何得稱祖遂改謚景烈廟號威宗珽貶逐後乃復舊未審隆武時諸臣何以改此號前旣與劉禪同謚後又與漢桓高洋同廟號且爲洋棄而不用之廟號宜乎古人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歎也

若 新朝遵議廟號之人不稱懷帝而稱懷宗尤異不
知何家之宗也金哀宗乃其末主承麟所謚我明止謚
元庚申君曰順帝

毅宗既改廟號禮科羅都諫志儒

崇禎戊辰
濮州人

復以陵名

請商之予予曰既改新廟號當以故廟號名陵曰思陵
志儒是之

三垣筆記中

三垣筆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盱眙縣陳岐山以外科寓常州見陳生組綬

崇禎甲戌武進人

年尙少貧而能文衣食之後組綬登第授樞曹因兵部

火藥局一武弁罷職去召岐山子至京補之甫三日局

失火組綬恐岐山子因此失官乃與同年李樞曹青禎

甲戌金壇人私計謂前武弁已去職且失火罪輕可以其名

代不意聖怒不測立命棄市是日青卽見無首人來索

命數日死組綬爲含殮歸又見無首人來索命亦數日

死岐山子復爲含殮訖亟歸至良卿又見無首人來索

命卒於邸

子賜環後疏凡十上而留中者七他疏亦然或疑上倦勤非昔時比己見一聖諭云爲國者爲君子爲身者爲小人卽子國家有兩大門戶疏中語也始知上於留中諸疏亦非不覽者

上甫五歲所生皇太后早逝登極後以不及盡尊養爲憾宮中瞻太后遺像必嗚咽泣下詢乳媪或云未肖益大痛隨遣中使偕畫工詣劉新樂侯文炳第命瀛國太夫人口授之三易粉圖具鹵簿以進上俯伏大明門迎入安置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平生輒痛哭拜伏不能起因進文炳祖瀛國公祖母瀛國太夫人封號後數推

恩文炳父叔兄弟第宅塋田祿米恩賚無算當甲申三月初適瀛國壽八十上益獻欬思皇太后不置賜資金幣有加上之孝至矣

劉新樂侯文炳素與鞏駙馬永固善永固尙李選侍所生皇八妹者也甲申正月文炳偕永固召對中左門首請分封永定二王不果三月十八日中使捧詔諭文炳永固率健丁護駕而外城已陷文炳十九日投井永固已縱火焚公主樞自刎死當文炳與永固十八夜入見時上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上哭文炳永固與左右皆伏地哭失聲次日遂有煤山之變

清世祖順治十四年諭工部曰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

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爲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朕用是特製碑文一道以昭憫惻爾部卽遵諭勒碑立崇禎帝陵前以垂不朽又於所謚懷宗端皇帝上加謚數字以揚盛美又嘗登上陵失聲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臣上爲後代所倦懷如此況其臣民乎

陳進士丹衷

崇禎癸未上元人

上疏毅宗欲調廣西土司兵以

勦流寇上喜授御史命持詔往及至留都識者皆言其不可遲疑不行及北都之變奉監國諭至揚州鄭進士元勳與丹衷同籍言於萬樞曹元吉

天啟乙丑南昌人

曰陳君

自負奇男子受知先帝遲回故里半年未移一步徼倖

國家淪喪以成其功名且云功成不受爵功不成而反
受得無負其生平乎責善朋友之道予不敢爲好友諱
也元吉亦然之

工部尙書嚴震直後人至京欲爲震直請謚問以諸書
所載遇惠宗雲南吞金死則齊東也時管少宗伯紹寧
欲予謚而以建文降臣恐見尤輿論欲取厯代輿論久
孚尙未補謚者數人爲震直掩疵予曰雖濫一震直而

波及諸賢得與易名亦快事也因舉羅通永樂壬辰吉水人謚襄寧

王世貞嘉靖丁未吉水人謚文憲顧養謙嘉靖乙丑通州人謚襄靖陶魯鬱林人謚襄靖

周新南海舉人謚忠直况鍾吏員靖安人謚肅惠王艮建文庚辰榜眼吉水人謚端裕王

三善萬麻辛丑永城人謚襄烈等以告疏已錄就矣因王閻學鐸不



悅世貞尼之而輟

三垣筆記中
其德澤且云
庶幾不變
爾其不知
爾其